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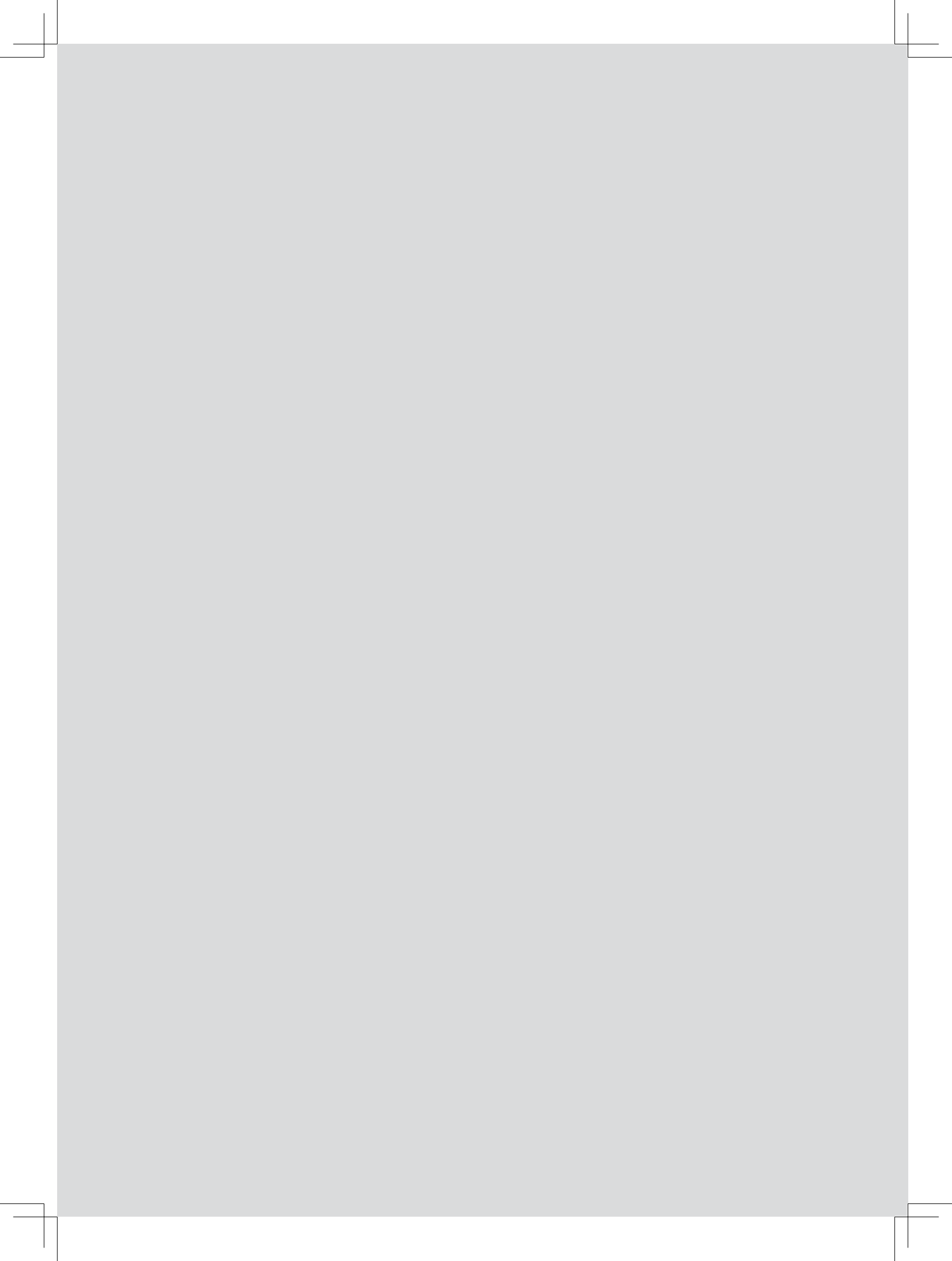
〔衛靈公第十五〕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論語講要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

# 衛靈公第十五

## 目錄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……	一
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愠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。……	五
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：然。非與。……	一一
子曰：由，知德者鮮矣。……	二一
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為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……	二五
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……	二七
子曰：直哉，史魚。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。……	三三
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……	三九
子曰：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……	四三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……	四九



目錄

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。 . . . . .	五一
子曰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 . . . . .	五九
子曰：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 . . . . .	六三
子曰：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，而不與立也。 . . . . .	六九
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 . . . . .	七一
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 . . . . .	七三
子曰：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。 . . . . .	七七
子曰：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 . . . . .	八一
子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 . . . . .	八五
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 . . . . .	八九
子曰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 . . . . .	九一



目  
錄

子曰：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 . . . . .	九五
子曰：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 . . . . .	一〇一
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：其恕乎 . . . . .	一〇三
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 . . . . .	一〇九
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 . . . . .	一一三
子曰：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 . . . . .	一一九
子曰：眾惡之，必察焉。眾好之，必察焉。 . . . . .	一二三
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 . . . . .	一二五
子曰：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 . . . . .	一三三
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 . . . . .	一三九
子曰：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，學也 . . . . .	一四一

目錄

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	一四九
子曰：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	一五三
子曰：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	一五七
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	一六三
子曰：君子貞而不諒。	一六七
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	一七一
子曰：有教無類。	一七七
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	一七九
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。	一八一
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：階也。及席。子曰：席也。皆坐	一八三

論語講要講記 衛靈公第十五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

請看六百二十七頁，〈衛靈公〉篇。這一篇開始，「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」，孔子這個時候到了衛國，衛國的國君就是衛靈公。「問陳於孔子」，這個陳就是陣字，陣字原來的本字就是這個陳，我們現在一般是讀陳字，用在這裏讀陣。陣就是左邊是一樣的，右邊是個車字，車輛的車字。作戰、軍隊擺下一個陣，古時候列出一個陣列出來，那叫陳字。問陳於孔子，在這裏就是講軍事作戰這樁事情。「孔子對曰」，就是答復衛靈公。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」俎，這個字是古時候在祭祀的時候盛三牲，牛、羊、豬，盛三牲祭品的一個器具，所以它就代表祭祀的一個禮器。豆，這是一個象形字，它也是一種禮器。包括祭祀，一般也是用這個豆。這個字上面這一橫，寫成篆體字，上面一橫是代表一個蓋子，中間那個口不是口字，畫出圓圓的、



比較寬一點的圓，是一個容器，裏面可以盛載東西、盛載祭品。下面連著上面那個口，在最後那一橫連起來，就是盛載東西一個器具。上面像蓋子，中間是容器一個重要部分，下面連下來，最後那個是底。它跟前面不同，前面是盛載三牲的，這個豆它裝載的東西比較多，除了肉類之外，還有穀類種種很多，所以兩者不完全相同的。在這裏是俎豆這兩個字連起來講，就是代表祭祀的事情。祭祀都是用俎、用豆盛載祭品來祭天地、祭祖宗。這一類的，這當然是禮，必須要講合乎禮，所以叫作禮器，這兩種都是禮器。在這裏，以這個禮器來代表祭祀。意思就是說，俎豆之事，講到祭祀禮這一方面的事情，則嘗聞之矣，我曾經聞過。聖人講話很謙虛，我學過，聞是學來的，我曾聞過，聞也是事實。講這個禮，講到完備的時候，就是周公制禮作樂，這個禮到周家，那是非常完備。孔子在這裏講聞，當然也是符合事實，從《周禮》、周公所作的禮，他學過的。

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軍旅就是衛靈公問陳，陳就是一般作戰擺下來那個陣仗，這個就代表作戰的事情，就是軍事方面。關於軍旅之事，就是作戰這一方面

的事情，未之學也，我沒有學過。那個陳在古時候字典裏面，就把它解釋旅。軍中有多少兵力稱為軍，有多少兵力稱為旅，是這個名詞，所以陳也叫作旅。孔子說，軍旅的事情，未之學也，這是講給衛靈公聽的。實際上，孔夫子對軍旅之事，孔子通達得很。在《禮記》裏面記載，孔夫子講：「我戰則克」，我要是出去作戰的話，一定能夠打勝仗，克是克服敵人。「祭則得福」，親自主持祭祀的話，就能得到福報，這是孔夫子講的。可見得孔夫子對於軍事學是通達的，在這裏講，未之學也，是告訴衛靈公，你問軍事這方面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夠替你解答。為什麼不能替你解答呢？孔夫子周遊列國，他是要行道，到那一國，是希望那一國的君臣能夠接受他這個道。可惜在當時，不但在衛國、在其他那一國家，都不了解孔子，所以這個道行不出去。在這裏要了解孔夫子，目的不是去尋找一個官位來作，主要是行道，可惜衛靈公不了解。衛靈公雖然不了解孔夫子是為了行道，但是孔夫子在那時候，各國都知道孔夫子是聖人，衛靈公對他也很尊敬。衛靈公的夫人、南子也尊敬孔夫子，雖然是尊敬，但是他們不了解孔夫子是為了行道才到各國，也為了行道才到衛國。所以衛靈公所問的，跟孔夫子所想的，兩者不能夠相合。既然不能相合，這時記載《論語》

的人就說：「明日遂行」，很快，既然說話跟他所想的的不同，那地方不能久待了，第二天孔夫子就離開了衛國。聖人到那個地方，處在那個環境，只要與道不能合的話，他不願意留。雖然衛靈公對他很禮遇，他不願意在那裏接受那個禮遇，所以很快就離開了。

這是告訴我們，學《論語》就要學孔夫子，我們大家發心來弘揚中華文化。中華文化主要就是在儒家學術，我們到那裏去講中華文化，他要真正的發心來學，那麼我們就在那裏跟他講、勸他學。他如果說，本人沒有辦法學，禮雖然很尊重，這就差得多了，最重要的還是要希望他本人能夠學。這一章就是以道為主，道不相合的話，孔夫子在那裏，就是待得再久，也沒有用處，所以他明日遂行。



○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

請看六二九頁，前面那一章，孔夫子那樣答復衛靈公。如果衛靈公有心學道的話，一聽到孔夫子說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，他馬上就悟。悟到之後就要好好跟孔夫子學，可惜衛靈公沒有辦法悟，悟不了。為什麼悟不了呢？自古以來，君主和一般人多生多世以來的惡習氣太深了。惡習氣淺一點的話，遇到聖人，簡簡單單的幾句話，他就能悟。惡習氣深的話，他沒辦法悟了，所以問題在此。我們大家今日之下，到外面弘揚中華文化的時候，也要看對方的習氣如何，各人的習氣不相等，只要他有心思來學的話，那就好。有心思真正學道，雖然在其他方面，禮數還是不那麼完備，那個倒是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看他是不是真心的來學。衛靈公這裏，他是沒有悟的。現在孔子既然在衛國不能久住了，也不願意久住。他要願意久住下來，當然可以，但是他不願意的。

孔子離開了衛國就到陳國，到了陳國「絕糧」了。這個陳前面讀陣，在這裏讀

陳，是一個國家的名，在陳國絕了糧食。「從者病」，跟孔子一起在外面周遊列國的話，有好幾位學生，這是從者。從者的意思，是指追隨孔夫子的那些學生。沒有糧食，飢餓了，餓成病。「莫能興」，興就是病得起不來了，可見得飢餓得很厲害。

「子路慍見曰」，子路慍，慍就是有一點抱怨的意思。見就是抱怨在心裏，有一點表現出來，這個見讀現。曰，他就問孔夫子，「君子亦有窮乎」？一個君子，這當然指孔夫子，也有窮的時候嗎？子路這種抱怨的心，不是抱怨飢餓沒飯吃。所謂亦有窮乎，指的是孔夫子這個道行不通。這個問就是說，君子這個道也是有行不通的時候嗎？不但道行不通，而且在這裏還絕了糧食。

孔子就答復他，「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固窮，君子窮的時候，不改變。君子要行道的話，行不通，雖然行不通，但是這個行道的志願沒有改變，叫固窮。道雖然窮，窮得行不出去，君子仍然抱著行道的志願，不改變、不退轉。小人不是如此，小人一窮，則濫矣。濫，就亂了，一切都不講道理了，什麼都可以作，就亂來了。這個跟古時候那個蘇秦、張儀就不同。蘇秦、張儀那個時候，合縱、

連橫遊說各國的君主，無非是來替自己找到一個高的官位而已，他的志不在傳道。孔夫子的志向是在傳道、行道。為了傳道、行道，固窮。而小人像蘇秦、張儀，他的志向不在傳道，所以他濫矣。濫矣，我們雪公老師解釋叫亂字，亂就是作亂。六國那個時候，就是蘇秦、張儀把它擾亂，那就是小人的行為。小人一窮，那就濫了。濫是什麼事都可以作，除了蘇秦、張儀，後世的那些小人，他遇到窮困的時候，什麼事都可以作，那叫濫。

所以在這裏，孔夫子告訴子路，要固窮，固窮重要。作任何事情要擇善固執，這樁事情你要認清是對的，應該作的，你就要作，叫擇善固執。在個人脩道這方面，那更須要。脩道跟世間那些人所行的，完全相反。世間人就跟衛靈公一樣，問陳。以這個陳作代表，世間人只要那裏可以發財，那裏可以升官，他可以不擇手段去追求，那談不上固窮。君子固窮，就是要跟世間人相反。世間人都是為著求名、求利，他沒有固執的。要有固執，他就固執這個名利。這句話可以改一改，君子學道是擇善固執。那些小人不是擇善，是擇惡固執，那些惡事情，他是固執的，那是不對的。



我們學道的人應該擇善固執，這要分清楚，所以在這裏，固窮重要。

我們學中華文化，目的就是要學聖人，學聖人就是要解決我們自己生老病死的問題。除了我們自己要解決，我們也要勸化別人。凡是任何人、與我們有緣分的人；跟我們能夠遇到、有見面、有緣分的人，我們都好好的來勸化他們，這就是君子儒。這個時候，包括我們自己在那裏學聖人。我們勸別人來學聖人，可能遭遇很多的困難問題，我們要固窮，我們向孔夫子學的話，要學固窮。不要想：我到外面，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要勸人家修行，在自己理想當中一帆風順。要勸告別人，人家很容易就接受，不要這樣想。當然也有可能，會遇到這樣的眾生。但是世間眾生太多了，遇到有一些眾生，你所講的，他向你提出反對的意見。你不要受挫折，你好好自己再想辦法，來讓他能夠悟。在佛法裏面講，佛菩薩度化眾生，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。我們儒家也是這樣，只要跟我們有緣，甚至於見一面的，他想學，我們就要這樣好好的來勸化他們。所以在這裏，固窮。到外面弘法的時候，弘揚中國文化的時候，順當然好，遇到逆境，也要有心理準備。遇到逆境，並不是就放棄了。還

要想辦法，怎麼樣來影響他，來教他悟。這在《法華經》裏面講得很清楚，遇到容易度化的眾生，那當然很好，當下就能夠領悟這個妙法。遇到那些眾生不能當下就能領悟，但是佛把這個法講出來，讓他種種善根，現在不能度，將來他會得度的。善根種下去，將來就能夠得度，現在就能得到將來得度的因緣，我們弘揚儒家的學問也是這樣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對曰：然。非與。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

請看六二九頁，孔夫子把子貢喚過來，就叫子貢的名。子貢姓端木，名賜。孔子就說了：「賜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」，為什麼這樣問呢？因為子貢在孔子門中，他這個人學習的能力很強，學得很多。這在孔子的教學方面，要好好再跟他誘導，只是博學、廣泛的學，不夠的。學問當然求得愈多愈好，但是求得愈多，你看圖書館裏面藏的書多少，你就是到圖書館裏當圖書館館長，擁有那麼多書，你要好學的話，也常常看書。但是書裏面講的道理那麼多，你要怎麼樣照書的道理，你要怎麼樣把那個學問來脩行，用來脩持自己。如果只有那麼多的學問，不用來脩行的話，那對於自己學聖人，學不到。所以學問多，一定要實行。那麼多的學問，你照那一種學問來學、來實行？比如說，這個房屋、建築物，那邊也是門，這邊也是門，這些門都是代表學問。你要進到這個屋子裏面來，你不能說同時，四面八方的門，我都進去。你要進到屋子，只能從一個門進來，你不能同時從所有的門進來。你要

想從所有的門進來，你進不來，必須從一個門進來。所以孔夫子講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約之以禮，就在禮上面來學，來脩成聖人。

所以在這裏孔夫子先問他，「女以予」，這個女字就是汝字，我們現在學的，在左邊加三點水那個汝字。經典裏面就是這個女字。女字就是汝，女當你字講。女以予，你以為我。予是孔夫子自己稱呼，你以為我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你認為我是多學？孔夫子多學是對的，他的學問太多太多了，廣博得很。「多學而識之」，這個識念誌。有三個字是通用的，一個就是識。再就是志，就是志於道的志。再就是志於道的志，左邊加一個言字邊，這三個字是一個意思。言字邊一個志於道的誌字，是當記字講，記在心裏。志於道的志字，沒有言字邊，也是記，用在記憶方面來講，也是能夠記下來。這個識也是，跟那兩個字一個意思。「多學而識之」，學的那麼多，而把那些學問，都記在心裏。你認為我是這樣的嗎？「對曰：然。」子貢對孔子說：是，我是這樣想。夫子學的這麼多，把這些都記在心裏。然，他說他原來是這個意思，但是自己不敢肯定，「非與」？也許這是不對，我想的不對。他問：非與。



下面是孔子講的，「曰：非也」，你上面講的然，那是不對的，我並不是多學而識之。多學，孔子承認是多學。而識之，把多學學來的這些學問，都記在心裏。孔子說，我不是這樣。那麼怎麼才是孔夫子識之？「予一以貫之」，孔子告訴子貢，他答復的然，然就是以為多學而識之。後來講非，孔子講非也，就是了解子貢真的不了解。所以後面這一句話，予一以貫之，我是用一個法來直接貫穿，把這個道貫起來。並不是你想的，我把這些學問都記在心裏，不是這樣的。

「一以貫之」，怎麼講法呢？前面，孔夫子就跟曾子講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一聽，唯。曾子一聽就了解了，了解孔夫子講一以貫之。後來其他的弟子就問曾子，「何謂也」？吾道一以貫之，你了解了，唯。究竟一以貫之怎麼講呢？曾子就跟他們那些弟子們說，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」。我們老師講一以貫之，這個道一以貫之，就是忠恕這兩個字，這是曾子解釋夫子之道一以貫之。曾子講忠恕而已矣，到後來有很多人不了解，認為忠恕這兩個字就能解釋孔夫子吾道一以貫之嗎？不以為然。認為曾子拿忠恕這兩個字，是方便的答復其他的弟子，這種解釋是錯誤的，一般認

為這樣解釋不對的。曾子講忠恕之道，忠恕就是孔子所講的一以貫之，為什麼呢？孔子在前面講主忠信，你交朋友要主忠信，以忠信為主。交朋友為什麼主忠信？忠信這兩個字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忠，自己作任何事情都是要忠，信是對待一切人都要講究信，一切盡乎在自己就叫作忠。一個人作人，誠誠懇懇的盡其在我，不管對方怎樣待我，我自己盡其自己的本分，這叫忠。

印光祖師講敦倫盡分，盡分是在自己，自己盡到自己本分。怎麼樣才能自己盡到本分呢？這就是本性，一切依照本性來作事情，才能盡到本分。不是依照本性來作的話，那都是相對的。要看對方，你拿善意待我，我才拿善意待你，這是相對的。盡本分這個盡字，不講相對的，是講絕對的。完全拿自己的良知良能來待人，這個良知良能就是本性裏起的作用，那就是忠，一切是誠誠懇懇的盡其在我。既是一切在我的話，不管對方如何，對方是好是不好，拿恕道來饒恕人家。他是善人、是君子，你當然是讚美他；他是個惡人，你也同情他的習氣，因為習氣在那裏他不由自主，進而還要悲憫他，造這個罪惡的事情，將來要受惡報、受苦報，這就是恕道。

忠就是忠恕之道，恕道就是說，一切都能夠原諒人家，能夠原諒一切人，這個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

講到信字，信，不說話則已，話說出來，一定能夠兌現。承諾的事情，這個諾言一定要兌現的，這就是信。信就是當實在的實字講，信實，實實在在的，不是虛妄。虛妄都是世間的生滅法，心裏的妄心，那都是生滅的；信心是真實心，它不是生滅法。所以佛家講，信是道的根源，是一切功德的母親。所以佛法講，信為道源功德母，信就是這麼重要。在這裏孔子講，予一以貫之。孔子就拿這一個法，從這一個法裏面，就把所有的法、所有的學問，都能把它貫通起來，不是把所有的學問都記在心裏。那一門學問，能夠讓你開悟，讓你證到真如本性，就拿任何一法貫通，這一法就是忠恕之道。

忠恕之道拿孔子的話來講，孔子前面講，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孔子是志於道。志於道，道，人家不懂，難懂。據於德，德也不容易懂。道是安安靜靜的在那裏，看不出任何相。一般人講，本性這個道是無相的。不是無相，那個

道無所不在，我們凡夫看不出來那個相，道是有相的，這個一般人不了解。再講德，德是什麼呢？德就是起了相了。惠這個字直心，左邊是個雙人邊，右邊是直心，道德的德古字就是直心這兩個字。直心上面一個十字，中間那是眼目的目字，眼目的下面一橫。一橫寫成篆體字，篆字是彎曲的，先往上寫，從上往下，然後橫過來。那是古字一個隱字，隱藏的隱字。這個直字，直字就是說，十目所視，隱藏不起來。下面是心字，心裏常常想到：我這一切一切都是十個人的眼睛在看我，我隱藏不起來，那就是毫無隱藏之心。事無不可對人言，一切都是公開的，這叫直心，直心就是道場。這個直心就是惠，但是它從這個道、從本性起來的。起來就是直心，這從真心出來沒有變。

但是一般人還是不懂，就講仁，仁好懂了。《說文解字》裏面講「仁从二人」，左邊是個人字，右邊是個二字，兩個人。仁从二人，兩個人很密切的，關係很親密的。互相原諒，互相講究忠恕，這就是厚道。兩個人彼此以厚道相待，這就是仁，這比較好懂。但是懂是懂，你教人家對任何人，都拿厚道對任何人，這也很難辦得

到，所以最後面講藝。藝是六藝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。六藝開頭就是禮字，禮是講規矩。必須講規矩，由規矩之中，再學到它的本質。它的本質就是恭敬一切人，禮讓一切人，這就是本質。所以這個禮，禮的根本就是敬。所以在《禮記》〈曲禮〉裏面講，「毋不敬」，對一切都要恭敬，這是講禮，凡任何事情都要講禮。

在《中庸》裏面講：「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。」素是平素的素，學佛的人大多是要吃素，那個素字。一般的講法，處在富貴的時候，你就照富貴的地位來行事。處在貧賤的時候，就照貧賤的普通人來行事。這樣講對不對呢？雪廬老人講，這不對，不是這個講法，這樣講不是合乎一以貫之。孔夫子講一以貫之，就從禮上面來講。禮當然包含忠信，禮講到本質就是禮讓、恭敬。既是如此，在富貴的這個地位，古時候作了天子，作了國君，都是人君，這是富貴。你就要以天子、以國君這個地位，來行什麼呢？就要把忠信之道、忠恕之道來教化天下人。你是國君，你教化你一國的人，你自己也這樣來學習。如果是貧賤，你既不是天子，也不是國君，你是普通人，你不論是在那一個行業，你就藉著你這個行業、這個專



業的地位，行忠恕之道，一切講究信實，這都是從本性裏面起的作用。你就拿這個道來勸化他們這些人，與你有關係的人。

不但在自己的國家，你就是到夷狄，《中庸》裏面講：「處夷狄行乎夷狄」，夷狄是什麼呢？在古時候，沒有受到中華文化教化的人，那是國外的人，叫夷狄。你就是到夷狄那裏，夷狄是不懂得這個禮，不懂得這些教化，但是你還是拿這個忠信之道，到夷狄那邊。自己忠信之道不要改，你待他也是以忠信之道來對待他，他就受到感動。為什麼呢？忠信是本性裏面出來的作用。你自己這樣作，作給他看一看，任何一個人，不管是中國人、是外國人、那時候叫夷狄，他都有真如本性。你拿這個來引導他，他的真如本性就被你引發出來。所以就是到夷狄，也不要放棄教化夷狄的這個教育，這個道在那裏都要行出去。所以孔子在這裏講，予一以貫之，你不論在自己的國家，或到外國去，你都要拿這個學問跟他們講，當然世間的任何學問都可以講。今日之下，外國它也有很多科學方面、社會學方面，有很多學問，都可以跟他們講。但是重要的，你要引發他們的忠信之道。因為忠信之道是出自本性，

你要誠心誠意的、好好的自己這樣來學，自己來行，也教他們這樣行。

重要的就是說，講學問可以多方面講；講學習聖人的話，那就要一以貫之，拿這一個法來貫通，孔子自己講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就在禮上面來學。這一章孔子教我們求學、學作聖人，這是一個方法。這個方法在孔夫子那個時候，一直到現在，以至於未來，我們不講中華文化則已，要講中華文化，要想拿中華文化來自己教化自己，也來教化他人的話，就要學孔夫子這一以貫之。一以貫之不是前面子貢所講的，多學而識之，把所學的都記在心裏；那個心裏工夫用不上，必得是一以貫之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由，知德者鮮矣。

現在看六百三十一頁，孔子告訴子路，子路名叫由。孔子叫子路的名，就告訴他，「知德者鮮矣」，能夠知道德這個字的人很少了。德字，在前面講過了，德是直心。這個德字，從真如本性裏面起來的作用，這個作用就是直心，直接從真心裏面出來的，沒有變化。我們普通人講這個德，嚴格的說是談不上，我們那裏有德。但是一般人講，人也有道德、有德，那個德被無明染汙了，怎麼被無明染汙呢？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裏面所講的，我們眾生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。一念之中不能覺悟我們自己有真如本性，起了無明了。不覺，不能覺悟，就起了無明了。覺才是明，不覺才是不明，不明就是無明。無明一起來，把本性污染了，這個德也污染了。在聖人來講，這個德是起自本性，這個德沒有變，還是本性。我們普通人，從道起來、從本性起來這個德，這個德是被污染了，那個德不是明德。曾子作的《大學》裏面，開頭講，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」，那個明德就是指的這個德，這是沒有起變化，沒有變，那就本性完全是明的。我們普通人因為無明起來了，不是明德，叫

昏德，昏昏沉沉的，作這個德。這個昏德，普通人，一般講也有善人，也作一些好事情。但是這個善人，好事情他作出去時候，希望要收回來好的報酬。拿一塊錢出去，收回來的報酬要十塊錢，這就不是明德，這叫昏德。

孔夫子講的，「知德者鮮矣」，現在知道明德的人少了。大家儘管講德，講的都是昏德。這個昏德雖然也救濟人家，也拿出錢來幫助人家，都是心裏想著：我這樣付出去，將來我會得到好的報應，好的福報。沒有這個心的人太少太少；偶爾有這個心理的話，那就是你這個人一定是學過道的。學道的人，他真正好學，能夠知道這個道理，他就作這些善事，不求回報，只有學道的人才能辦得到。如果他沒有學道，他作再多的善事，他心裏總是希望有回報回來，所以先要能夠清清楚楚了解明德與昏德不同的，孔子講鮮矣，鮮當少字講，不能說沒有，有但是太少太少了。知道德的人少，少什麼呢？在那個時候，佛法還沒有到中國來，孔夫子就是講先王之道。先王之道講得跟佛法是一致的。能夠知道這個德，必然學過先王之道的人，他才知道。如果沒有學過先王之道，沒有學過孔夫子所講的，學聖人的那個道，知道



的人太少太少。偶爾的也有出現，那就是他善根非常深厚，自己作出善事，不想有任何回報，這個是太少了。這是靠他過去的善根，不然他不會有的。從這裏講，我們知道這個德，是不容易的。

我們要學一個君子儒，君子儒就是成己成物，成就自己的聖人之道，也要教其他人成就聖人之道，這就是要知道這個德。知道這個德，聖人這個德，他都是不變的，直心。凡夫眾生這個德，他都是昏德。把這個辨別清楚了，自行也好，教化他人也好，你把這道理再講清楚的時候，人家才知道怎麼樣來學。知道得不清楚的話，那怎麼學法。他以為我拿一些錢財出來，這就是學聖人嗎？這就是德嗎？這樣分不清楚，就要發生疑問了。那個大財主拿了很多錢財出來救濟人家，他的功德有多少。我現在要想功德，我也不要辦法，沒有錢，我想盡辦法來賺錢、來作功德。他就不知道，這個作功德，把明德與昏德沒有釐清楚的話，你昏德作的善事再多，不了解明德的話，那還是在脩道上面用不上工夫，一用就用偏了，而且發生很多問題。必須把什麼是明德，什麼是昏德，分辨得很清楚，你自己脩行，你清清楚楚的。

外面一切物質的引誘，引誘不到自己。教化別人，別人也知道，了解怎麼個脩法子。就拿布施來講，拿一塊錢來布施，拿幾百萬、幾億出來布施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你這一塊錢布施，比那個幾十、幾千、幾億萬布施，比他好。因為你這個布施出來，是平等的，是明德，完全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和人家那個不是從本性出來的那種布施，大不相同。這一章就說到這裏，雖然簡簡單單的一句話，但是對於我們各位，你在外面講中華文化、講儒家這些學術，你就可以講得很清楚，人家才能真正的得到利益。他才知道，學作聖人怎麼個學法子，是要這樣的學。

○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為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請看六百三十二頁，孔子說，「無為而治」的人，「者」就是指的這個人。這是誰呢？「其舜也與」，在古時候堯、舜都是聖人，舜，他是無為而治的人。他怎麼是無為而治呢？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。恭己，恭敬這兩個字，分開來講，恭，這個字是心裏，存在心裏。合起來講，這一個字包含恭敬，那個敬字也是，合起來講是恭敬兩個字都在裏面。現在在這裏，恭己，自己存著恭敬心，對待一切人都要尊敬，叫恭己。正南面，古時候天子坐北朝南，他的朝廷建築物，背靠著北方，面對南方。這有它的道理，這不必細講，南方是嚮明的。他是恭己正南面，他就是很正的，正正當當的坐在朝廷裏面的正北方，坐在那裏面對南方，如此而已。

講「無為而治」，不是說什麼事情都不作。也不是說，天下事情，那一樁事情都是他自己親自來辦理。作一個天子，天下事情他要放在心裏面，但是不必自己親自去辦。他親自辦什麼呢？他朝廷裏面用人用得適當。他要派那些大臣子，分門別類的幫助他治理天下。自己就知道那個人能夠擔任那種事情，知人善任就好，這叫

無為。自己不要動手，能夠知人善任的話，各部門的大臣子、小臣子都派好了，由他們去治理天下，分層負責任，自己就是垂拱而治，就是恭己正南面。但是一定要自己恭己正南面。恭己重要，正南面的正字也重要。古時有些帝王，他到外面、到處跑，那就不行了。

所以這裏只講舜什麼呢？舜，上面有堯帝，堯帝是聖人。堯帝用的臣子，到了堯帝禪讓天下，把天下讓給舜的時候，舜，順手就接受，就把堯帝那些臣子接下來，就用了；到了舜帝晚年要把天下讓給禹，禹也是聖人。所以上下都是聖人，他在中間。包括他所用的臣子，自己都不要煩心。都是堯帝那個朝廷裏面，用的都是賢能之人，所以他就是無為而治。恭己正南面，自己恭己，非常重要。正南面，坐鎮在朝廷裏面，端端正正的坐鎮在那裏，天下無事，天下治得很好。我們要學就學這樣，不是講，你無為，什麼事不辦，或者什麼事都親自動手，那個都不對的。

○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。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子張書諸紳。

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三十三頁，這一章，子張問孔夫子行。行是一個人的行為，一個人的行為很重要。我們人在世間，一個是言語，一個是行為。在這裏孔子就答復他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。」忠信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前面在《上論》裏面講過，交朋友要主忠信，以忠信為主。不但交朋友要主忠信，我們在自己脩養方面，就要講忠信。行篤敬，篤是很厚的，篤厚的。篤是誠誠懇懇的表現在行為上。敬，就是待人一切要恭敬。這是兩者，一個在言語方面要忠信，行為方面要篤敬。忠信、篤敬是一個人的脩養，非常重要。「雖蠻貊之邦」，蠻是南方，貊是北方，這代表四方、東西南北四方。概括就是代表四夷，就是指著外國人，他們都沒有接受中國文化的人，這叫蠻貊之邦。這意思就是說，你問行的話，你要在言語上講究忠信，在行為上面要篤敬。忠信，為什麼講言語要忠信呢？對任何人說的話，都要實實在在的，



不能說虛假的。答應給人家辦一樁事情，都要辦得到，這叫忠信。這忠字，不但要信，還要忠，就是完全辦到了，中間不能有所欠缺的。他說，言要這樣。行，待人要實實在在的，一點虛假都沒有。對任何人都是實在、誠誠懇懇的待人，敬是對待任何人都要恭敬。這樣的話，雖然到國外，那些沒有接受中華文化的外國人。之邦，雖到他們那些國家裏面去，你也能夠行得通。為什麼呢？他們雖然沒有了解中華文化，但是，忠信、篤敬，這些都是從本性裏面起來的作用。拿這個待人接物，人家，在學術上雖然不懂，但是你這樣待他，他能夠感受到，他能感受你這樣待他的話，你雖然到蠻貊之邦，你把中國先王所講的道，就能讓他逐漸的學習，讓他們了解。這在歷史上很多，就是你所到之處，不但當地的人，能夠感受你好的這個待人之道。而且你可以把聖賢的教化，向他們推行出去，這就是行矣。

「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」，反過來講，在言語上沒有忠信，說話不能守信用，行為上面不能夠篤敬。不篤敬，不是老老實實的講究作人之道。不但在外國行不通，就是在州里，在自己的國家，州里是自己所住的地方。「行乎哉」，你能行得通嗎？

就是自己在自己的故鄉、鄉里，言語說話不算數，行為一片虛假，不能夠實實在在的待人，就是在自己的鄉里，也行不通，「雖州里行乎哉」。

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」，你站在那裏，古人那個車子，例如說，乘車的話，站在車子上面，站在前面。見其參，參，這個字就像森林的那個森字。三個木字，三個樹木的木，是那個字。那個森是森羅萬象，森字上面一個木字，下面兩個木字，這個字有高有低。森羅，森是有高低的，是豎的；羅是橫面的。你在乘車子的時候，站在車子前面，就看見眼前的森羅萬象，參於前。「在輿」，在輿就是坐在車子裏面，「則見其倚於衡也」，倚於衡，這兩個其字，前面是見其參於前，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，這兩個其字，就是孔夫子講的忠信、篤敬。

再拿古人事情作印證。堯舜的時候，「舜帝見堯於羹，見堯於牆」，舜帝在吃飯的時候，在飯菜、菜羹裏面，就好像見到堯帝；坐的時候，就好像見堯帝在牆上。舜帝一心就想到堯帝，所以坐在那裏，坐在家裏看看牆壁，好像就看到堯帝；吃飯的時候，好像就看見堯帝。在這裏就是告訴子張，忠信、篤敬這兩種脩養，不能有

一時一刻離開，隨時心就在忠信、篤敬這上面。所以你乘車的時候，站在車子裏面，看見車子前面森羅萬象，就想到忠信、篤敬。坐在車子裏面，看見車衡，也就是見到忠信、篤敬。這樣的話，你無論在自己的故鄉，或者是到外國去，那裏都行得通，行得通就是沒有任何障礙。

我們一個人處在這個世間，尤其是跟社會人羣，跟自己有關係的，都要講究五倫之道。在五倫之內的，無論是那一倫，如果要是懂得這個固有文化，能夠守住五倫之道，那更好。如果是不講五倫之道，別說朋友行不通，就是在家裏夫婦、父子、兄弟，都行不通，都有障礙。各位看看現在這個社會上，家庭裏面是天倫，但是現在很多發生家庭問題，就是有障礙，就是行不通。檢討這原因，就是沒有忠信，沒有篤敬。敬是要尊敬對方，所以真能夠這麼作的話，時刻不要忘記忠信、篤敬。你乘車子也好，其他作任何事情也好，都不要忘記忠信、篤敬。不要忘記忠信、篤敬的話，你跟任何人相處，跟任何人來往、辦事情，你都拿這樣的話，實實在在的來對待人，你就是沒有障礙了。沒有障礙，你想想看，這個人，他在世間多麼平安

自在。《華嚴經》講到最高境界是事事無礙，任何事情都沒有障礙。所以這一條，雖然是儒家的經典，照孔夫子這個話這樣學習，那就是，我們在人世間，你到那裏去，都是無礙，都能行得通。用在脩道上面，這個境界就是高得很。我們脩道的人，不懂這個道理，他時時刻刻都受到很多障礙。所以我們脩道的人，包括學儒家的、學佛，遇到跟人家好像發生問題了，首先自己要反省，一反省，這些障礙就有辦法把它解除。人與人之間，把這些障礙解除的話，我們脩道，在心理方面就沒有任何障礙，你的工夫進步得非常快。

最後這一句，「子張書諸紳」，子張把孔夫子講的這個話，寫在這個紳上面。紳是古時候穿的衣服一個腰帶。腰帶拖下來，繫在腰裏面，然後拖下來、垂下來，那叫紳。他就把孔夫子這些話，寫在他的腰帶、這個紳上面。這表示不要忘記，隨時在身上，時時刻刻就看得見，不要忘記。不要忘記就是照這樣作，無論在那裏，不論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，都要言忠信，行篤敬。所以孔夫子那些大弟子能成為賢人，也是不簡單的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直哉，史魚。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，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

請看六三五頁，「史魚」，史魚是衛靈公的國家，衛國的一個大夫，他的名叫鮒。鮒是什麼呢？左邊是個魚字，就是史魚的魚字，右邊加一個酋是酋長的那個酋字，他的名叫鮒。孔子在這裏讚歎他，讚歎什麼呢？「直哉」。這個直字重要，直字，你看這個字，上面是十字，下面是個目字，豎寫是那個字。橫寫就是跟我們眼睛那個目字形狀一樣。十目，十個人的眼睛。這個字下面一直一橫，一直一橫一筆寫，是個隱字，隱藏的隱字。這就是直，怎麼直呢，十目所視，無所隱藏。十個人在看的話，假如說，我們心裏有什麼事情，或是我們想作什麼事情，要想隱瞞起來，不讓人家知道。但是這裏有十個人的眼睛在看，隱藏不了，既然隱藏不了的話，那就直。那就是心口如一，口裏說的，心裏所想的。表示一個人心裏光明磊落，這叫直。孔子說，這個人、史魚，是直哉，這個人直，他的心沒有隱藏什麼。為什麼直呢？「邦有道如矢」，國家有道，如矢。代表國家就是國君，國君有道，他如



矢。什麼叫如矢？根據古人注解，他言語很直，行為也直。直得像矢，矢是射的箭對著那個方向射出去，它就朝著那個方向去，不會偏的。這個國家國君是有道的，他的言語、行為是直得像矢那樣的，沒有偏。「邦無道」呢？國君無道，他也是「如矢」，他的言行還是那麼直，這是史魚。

下面講蘧伯玉，「君子哉，蘧伯玉。」孔子稱讚蘧伯玉是個君子，稱讚史魚是直。怎麼稱讚蘧伯玉是個君子呢，他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」，國家有道，他就出來作官，國君叫他出來作官，他就出來作官、到朝廷裏面幫助國君辦事。無道呢？國君無道的時候，則可卷而懷之，卷，比如說，寫的書法、畫的畫用一個卷，把它捲起來。要展出來給人家看，不展出來，就可以把它捲起來，這是一個比喻的話。蘧伯玉他是有道德、有辦事能力，是個賢能之人。這個賢能之人，國家有道，他出來辦事情；國家無道，他把他的賢能、自己的能力不用了，就好像書畫的卷子，把它捲起來，不用了。懷之，懷就是收藏起來。能夠懷之，這個不容易。古時候有很多人，他有才能，就要用出來；沒有機會、用不出來，他就想盡辦法能

夠用，想不正當的辦法。蘧伯玉不是如此，他是卷而懷之。他這種行為，可以說得上稱為一個君子。有才能用不出來，想盡不正當的方法來用出來的話，那是小人，不能稱為君子。古人注解的時候，有一個公案，說衛靈公跟他的夫人，夜間在他的宮廷裏面，坐在裏面談話。外面、門外有人乘著車子，經過衛靈公宮廷的門前。宮廷的門夜間當然是關著，衛靈公就問他的夫人，你猜猜看經過這個門口的這個人是誰。衛靈公夫人就說，這是蘧伯玉。怎麼知道是蘧伯玉呢？衛靈公夫人就講，知道禮的人，他乘車子經過宮廷門前，他必然下車子，由這個看起來，能夠遵照這個禮的話，必然是蘧伯玉。後來一看，果然是，所以知道蘧伯玉這個人確實是一位君子。

這兩段，一個是讚揚直，一個是讚蘧伯玉是位君子。史魚這個直，在《論語講要》裏面，後面講義有講，這在六百三十六頁，各位可以看一看。史魚他是一個衛國的大夫，他應該有責任向衛靈公來建議，某人該用、某人不該用，他有個責任向衛靈公上建議。但是要知道，衛靈公這個人，腦筋到了後來也不大明白了，糊裏糊塗的，對於史魚上的建議，沒有採納。所以史魚在臨死的時候，就告訴他的兒子。

他在遺囑講：他說他生在朝，在朝廷作事情的時候，不能夠勸告國君用賢人、蘧伯玉。沒有向衛靈公建議，把蘧伯玉、這是個賢人，勸告國君來進用他。退呢，把不肖之臣、叫彌子瑕，也不能夠建議衛靈公把彌子瑕，不讓他繼續作下去。這樣的話，自己感覺到很慚愧了。古時候男子要壽終正寢，喪事要在大堂之上、在正堂裏面來辦理喪事。他說他死後，不應當在正堂來辦喪事。只能把他的棺、殯、棺木、棺材靠在房屋的旁邊，在窗戶之下，後來他的兒子也照他這樣辦。這樣辦的時候，衛靈公到他那裏去弔祭的時候，才知道他這個原因。然後，衛靈公還算不錯，立刻就進用了蘧伯玉，就把彌子瑕退了。然後，一進一退之後，衛靈公就叫史魚的兒子，把史魚還是安到正堂上來治理喪事，這是那時候一段的公案在此。

所以孔夫子講這兩段都有事實，由這個事實，舉出這兩個人出來，都是值得我們學儒家學問的都要學。學直，的確是不容易的。邦有道，你直是言行都直，當然可以，有道之君他會採納。無道之君，你直，你怎麼直法子？話說出去，對他不好的話，他馬上就拿來辦罪，那個很難的。所以在無道之君，要去直言直行，那真是

很難。史魚他在生前也都還辦不到，所以在臨死的時候，表示自己慚愧，叫他兒子那樣作，那樣作還是勸諫衛靈公，可見這個人真正是直。生前不能夠勸告，到死的時候，還要勸告，這是了不起的。蘧伯玉呢？看起來，我們一般人還作得到，但是也不容易。這必得懂得道理，不懂道理的話，他作不到。果然能夠這樣作的話，學史魚、學蘧伯玉，用在脩道上面，這就是了不起的工夫。《論語》是孔子教我們，在行為上去用工夫，能在行為上用工夫，在知見上面，自然就了解了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看見《論語》每一章經文，只要照孔子講的這樣脩持，我們就真正在學道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

現再請各位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三十七頁。這裏孔子講，「可與言」，可以跟這個人說話，而不與他說話，就失了人了。反過來講，「不可與言」，這個人不可以跟他說話，那麼你要跟他說話，就失了言。這要看智慧，「知者」就是智者，有智慧的人，他了解：可與言，就跟他言；不可與言，就不跟他言。這樣的話，「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」。

我們怎麼樣了解孔夫子講這一段話呢？「可與言」，這個言語不是普通的說話。你遇到一個人，你跟他言，你跟他談論、談話的時候，談的什麼話呢？談的是如何求學、如何脩道，談論這個。如果遇到這種人，你不跟他談話，失了人了。比如說，有個人來跟你見面，來訪問你，他是誠誠懇懇的希望你跟他談論如何學、如何脩道，你跟他敷衍敷衍，不跟他講，你失了人。為什麼呢？自古以來，你是一個真正脩道的人，你脩道不僅是自己脩。孔夫子教他的學生，你要學君子儒，不要學小人儒。



小人儒是獨善其身，君子儒要兼善天下。一方面自己學，一方面還要把古聖人傳下來這種學術——如何學為聖人的這個方法，你要向外面推行出去。君子儒講成己成物，一方面要成就自己，一方面要幫助人家成就。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來，他很誠懇的來跟你談論脩道的事情，談論如何求學。你應該跟他講，你不跟他講的話，跟他敷衍了事，那就失了人。要知道，一個真正的君子儒，他在世間要找一個志同道合的，也能夠跟他一起學儒、學聖人的話，不容易的。在今日之下，各位自己想想看，我們在這裏學《論語》，你在外面真正要想找一位，跟你一起研究《論語》，很難找得到。如果遇到這樣的人，你不能失掉了，就好好的跟他、陪他好好研究，這就是後面講的，知者不失人。一個真正想學的人，你沒有失掉。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」，那就失了言了。有一種人他來找你，找你跟你談話，談的什麼呢？談的就是人我是非，與求學脩道沒有關係，這樁事情談完了，那樁事情又來了，談個沒了的時候。這種人你要跟他說什麼呢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他來跟你談話，談論都是是非的話，你要跟這樣的人談，談怎麼樣學作聖人，希聖希賢，用什麼方法來求學，他聽不進去。他聽不進去，你還跟他講，那就失了言了。你的言語對這樣的人、跟他談

論，你浪費言語。所以後面孔子講，既不失人，又不失言，要靠你有智慧。你有智慧認識人，能夠談道的，你跟他談；不能談道的話，你不必浪費時間，講這些道理，他聽不懂，也不願意聽，這就是靠你有智慧。你有智慧，就會認識人。

這章書孔子教我們學君子儒。不可與言的人，在今日之下多得很，孔夫子那時候都有。如果那個時候沒有的話，孔夫子也不會這樣講。不可與言的話，你跟他言，那就無用，浪費言語。可與言，這種人，在孔夫子那個時候，遇到也很不容易的，我們在今日之下要遇到這種人更不容易。不容易遇到而遇到了，你不要失了人，那就是要幫助他，幫助他學這個、希聖希賢，這才是有智慧。最重要的，這一章就是前面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。這是聖人教我們要注意，遇到可與言的人，一定要自己好好跟他談論，如何希聖希賢這些道理。這樣的人不容易遇到，遇到之後就不要放棄。這一章重要就是我們要好好的，在難得、難遇的時候，遇到時我們要把握機會，不要失了人了。好處，君子儒則什麼呢？一方面幫助別人，同時自己跟著成長。假如我們只顧自己在求學，不肯幫助別人的話，我們有時候會懈怠下來。有時候，比

如說，我們研讀《論語》，或是研讀其他儒家的經典，我們只是自己在研究，沒有志同道合的在一起研究。這個經文裏面很多的含義，我們只憑我們自己一個人在那裏學，很多發現不出來，有志同道合在一起研究，互相來研討，你沒有發現的，他發現了。或者，你對於這個經文沒有疑問的，他有疑問，他有疑問一提出來了，研究了，然後你又多一層的了解。所以求學要有朋友，沒有朋友在一起來研究的話，自己進步太慢了。這一章我們這樣的研究就好。

○子曰：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

現在請看六百三十八頁，「志士仁人」，這個志字，古時候也有把它解為智慧的智字，智慧的智字跟志願的志字，有時候可以通用，這兩種講法在這裏都可以，兩種意義都可以講得通。「志士」，先把這個志當智慧講。志士，士是讀書人，這個讀書人他有智慧。再講「仁人」，仁人是有仁的脩養，具有仁德的人。一個是志士，一個是仁人，這兩種人，他「無求生以害仁」，不為自己求生存，而害仁。害仁的仁，仁義道德的仁，古人也把它作為人我的人。就是說不為自己求生而害他人，這是一種講法。「有殺身以成仁」，有能夠不愛惜自己的身體，就是殺身也不在乎，殺身以後而成就他這個仁德。

孔子講這一句話，這是講冀望在兩種人，一個是有智慧的讀書人，一個是有仁德的人。他們是不會為自己求生存而害仁，要害人羣。就是自己遇到有殺身的那種境界來的時候，他寧願殺身，而成就他這個仁德。古時候有這個事實。在孔子以前的，比如說夏禹王，他那時候到各地方去治水。那治水很危險，摩頂放踵，所謂摩

頂放踵，是下面那個腳踝都腫起來了，還到處跑，不愛惜自己的身體。三過家門而不入，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口，進都不進去。為什麼呢？他治水忙得很，這就是一個例子，這就是成仁。雖然沒有講到殺身，在後來有的，比如說文天祥，那時候他寧死也不投降，那就是殺身成仁，大家把文天祥的〈正氣歌〉看一看。還有呢？管仲。管仲原來他跟齊桓公是敵對的，後來他作了齊桓公的宰相。他這麼作就是幫助齊桓公創霸業，那個霸業是尊王攘夷，尊周天子來抵抗外面的夷狄，保存中國的文化。所以孔子講：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」，他是成就仁者。再到後來，這是我們雪公舉的例子，諸葛亮在他的〈出師表〉裏面寫的多麼盡忠。他對劉備的兒子講，作〈出師表〉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這個身體都不愛惜，一直到死為止。他是什麼呢？他是受了劉備，劉先主在臨終的時候託孤，劉備把他的兒子託付給諸葛亮。諸葛亮受了劉備的託孤之後，他對於劉備的兒子，那可是如他那個〈出師表〉裏面所講，真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一直到他帶兵作戰，到軍中，就在軍中死的，也可以說是殺身成仁。



這個意思要了解，過去老師、雪公在講這個書，就告訴我們學的人。成仁，仁是什麼呢？仁，《上論》裏面講，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」，道、德、仁都是本性。成仁，成就這個仁，就是明瞭自己的心性。為什麼呢？我們普通人對這個仁，對於禮樂，我們沒有深入的了解，我們不完全懂，我們現在研究《論語》，就要深入的研究了。怎麼深入研究呢？聖人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他本身道、德、仁、禮樂，都是本性，沒有其他雜染的，純粹是本性，由本性起這些作用。所以孔夫子的每一句話，都是從本性裏面流露出來的。那麼我們普通人怎麼呢？說話裏面，行為、作事情裏面，當然有本性。沒有本性的話，我們學什麼聖人。我們學聖人，學佛要成佛，就是我們有本性。可惜，這個本性被無明煩惱染汙了。天臺宗講的我們很容易了解，天臺宗講，我們任何一個人一念三千。一念之中包括十法界，十法界又有十法界，就是百界。百界千如，然後算起來有三千法，這個三千法就是在我們一念之中。這個三千法之中，我們念佛的人，一定有淨念，可以淨念相繼。三千這些，其實要再分析，不只三千，我們虛妄分別那個念頭，太多太多，數都數不清，把它簡化簡化起來，就說三千法。三千之中就有淨念，淨念就是我們本性那個念頭。那個



淨念跟聖人的念頭，跟佛的念頭是一致的、一樣的。我們凡夫眾生要學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把這些三千法之中，只取其中的一個淨念，其餘的把它放棄掉。聖人教我們學聖人的話，也是教我們這樣。只取那個淨念，破除掉其他那些妄念。這就是讓我們了解，成就仁，必得要破除那些妄念，才成就仁。成就仁，這個仁，在淺講是相對的，仁从二人，這是相對的。真正了解一念三千的話，只取其中這個淨念。要放棄其餘那些妄念的話，這就成就這個仁。成就這個仁，這個仁全體的，就跟那個道是一致的，都是本性。

在這裏講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由那些無明煩惱幻現的這個身體，都是假的。為什麼是假的呢？有生必有死，有那一個人生下來，一直活下去沒有死。有生有死，這就是假東西，要想不死的話，那才是真正的，不死是什麼呢？那就是成仁。仁成就了，就是三千法之中那個淨念成就了，完全歸入到本性了。這樣看起來，孔子講的話，殺身成仁，是教我們了解這個道理。假如一個人只愛惜他的身體，害了這個仁，不能成就這個仁，他就是活了一百歲、兩百歲，甚至於活上一萬歲，最後還是有死的

時候。最後死的時候，活了那麼久，還有一死。但是仁不能成就，這個太冤枉了。所以孔子講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，明瞭這個道理，相信孔子這句話，我們只要照孔子這句話去練習。在這裏講殺身成仁，不是只講把身體殺掉了，那個當然也算是殺身成仁。像文天祥那樣，那就是殺身成仁。廣泛的來講，不要執著這個假的身體，以成就這個仁。把這個事放在最重要的地位，來求成就這個仁。那就是教我們，一心一意的求道，一心一意的要明心見性，其他的事情不重要，主要的意思在這裏。殺身成仁的話，我們雪公老師舉了些例子，方法很多，重點就是不要執著我們這個假的身體。在唯識學裏面講，不要有身見。再進一步的講，不要有我執。孔子在這裏講，就是教我們不要有身見，不要有我執。要破除我執，破身見，然後才能夠斷見思惑。見思惑斷了，才能夠斷塵沙惑、斷無明惑，最後才成佛。這樣看起來，你看孔夫子講這一章，多麼重要。

在今日之下，只要我們有孔夫子聖人的教化，我們放在心裏面。我們處在現代，現代人什麼呢？都講爭權奪利，講權利，講究人權。講人權，那是什麼人權，就是

講個人自己的那種權利。孔子教我們破除身見、破除我執，還要破除法執。現在社會上，你看看，爭名奪利，講一切的權利，都是跟這裏孔夫子講的相反。我們如果說是脩道不能堅持的話，很容易被現代人這些知見，被他們拿過去了。傳播媒體裏面，那一天都在那裏播送，為著錢財、為著權利，互相殺害。沒到殺害，也互相攻擊對方，這樣下去，他人格沒有了，就要墮落。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千萬不要跟他學。家庭裏面有兒女，各位在學校裏教書，你要把這些知見，也不是長篇大論的跟他演講，而是利用種種的機會要告訴他們，就現實的教材，將那些爭名奪利的人，互相殺害，互相攻擊對方，結果到後來，沒有一個善終的。利用這樣的機會，跟家裏的子弟、跟你的學生，點破一下就好。小孩子他懂，你講這個真正的道理，他會聽得懂的。

○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

請看六百三十九頁，「子貢問為仁」，這章書古人有很多注解，意見也很不同的。我們雪公老師在講的時候，只講一種方法，其他不必講。子貢在這問為仁，因為孔子教學生，要學仁是重要。仁學好了，上面這個道德，他就能了解。所以跟孔子學的那些學生，都要學仁。子貢在這時候問孔子，怎麼樣為仁？為仁，是怎麼樣成就仁。就是前面講，殺身成仁的那個成仁，怎麼樣把仁學好。孔子說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說比喻，一個工人他要把他的工作作得好，必須先把他工具，利其器，這個器就是他的工具，工具要很有利的、很好的。這是比喻。作木匠的話，也是要把一塊木料作成很好的一個器具，作成一個傢具，他先要把作傢具的這些工具要作得好，用鉋、用斧、用繩墨，都要講究，這是比喻。比喻什麼呢？下面就講了。

「居是邦也」，你無論住在那個國家，就是住在自己的國家之內。邦，不一定

指的那個國家，凡是你所居住的這個地方都是。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這個國內的話，他是在朝廷裏作大夫的。大夫有賢大夫，你要事他，要跟他學。友其士之仁者，士是讀書人，不是大夫，他是個仁者，你要跟他作朋友。跟賢大夫，事他就是跟他、拜他為師，你跟他學。普通的讀書人，他是一個仁者，你跟他作朋友，也是跟他學。這就等於是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有好的老師、好的朋友，你成就快，這個問仁，你這個學仁，很快就學好。所以學仁，不是那麼容易，要有良師益友，選擇良師益友，這就容易成就。良師益友就不好選，很難遇到的，遇到之後，千萬要虛心跟他學。

○顏淵問為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四十頁，這一章書，「顏淵問為邦」，就是顏淵問孔夫子，怎麼樣治國，為邦就是治國。在那個時候，天子就是治理天下的，這裏為邦包括天子，以及各國諸侯。孔子怎麼答復他呢？「行夏之時」，用夏朝的時。時，就從古時候三代來講，夏商周三代講究三正。正就是公正的正字。三正就是從夏朝，它是以那一個月當作正月，然後商朝到周朝，都是建立自己的正月。比如說夏商周，周朝是建子，殷朝是建丑，夏朝是建寅，這是三代。子，就拿一天的十二時來講，或者是用一年的十二個月來講，都有。每一年有四季，每一季有三個月，周家建子是在仲冬，殷家是在季冬，夏朝是在孟春。這怎麼計算呢？天上的北斗七星，北斗的斗柄，一共有七顆星。七顆星，四顆星是個斗杓，上面三顆星是斗柄，斗柄叫柄，木字邊一個丙字。斗柄指在那一個時候，比如說建子，斗柄是指在子的這個位置上。建丑呢，就是斗柄指在丑的位置上，建寅斗柄是指在建寅的這個位置上。按照這個



位置，子丑都是在北方，北方冬天都是很冷。寅這一方面，孟春是春天開始了。就一天來講，子丑這還在夜間，到了寅時，天要開始亮了。所以孔夫子講，治國，根據三代講，你這個國家開始的時候，天子你制定天下，用這個時間。雖然夏商周三代各有各用的時間，但是孔夫子看起來，夏朝的夏正，夏正很好。夏正就是在東邊，東邊春天這個時候，最適合一般人作事情，國家用這個時間，就是配合一般民眾他的作息，這個是很方便的。所以孔子講行夏之時，採用夏朝的時。

「乘般之輅」，乘是使用，乘什麼，在這裏講，乘車子，交通工具。殷朝之輅，殷朝這個輅，本來這個輅是古時候車子前面一根橫的橫木頭，那叫輅。在這裏講，就是代表車子。殷朝的輅有好幾種，有大路，有柴，輅就是代表車子。古時候天子乘的車子，那叫大路。一般簡單的車子，用木頭制的叫柴車，柴就是柴火，燒柴的柴火，叫柴車，還有很多種車。整體的講，這裏就是殷家所用的車輛。雖然輅在古時候分出很多種，這裏概括就是指交通工具、就是車輛。

「服周之冕」，講到服裝，這個服是禮服。禮服的時候，孔子認為用周家的，

周朝的冕，冕是戴的帽子，這個帽子就是禮帽。三代，孔子各有所取，行夏之時，是講天時，這是講天；乘殷之輅，這是講地上的交通工具；服周之冕，是講祭祀的禮服，用這個冕作代表。治理國家，就是作天子。作天子要講天時、地利。你這國家行重大的禮，要祭宗廟、祭天地，都要戴冕，冕就是帽子。這個冕已經不可考了，除了夏時可以知道這個道理。殷家這個輅，這個輅有那些種類，也很難考。周朝這個冕，一般講的時候叫冕旒，冕旒是什麼呢？天子戴的那個冕，上面是個帽子，由帽子垂下來的叫旒。垂下來的是什麼東西，用玉作的，垂下來，就是冕旒。古時候皇帝、就是天子，除了這個冕旒以外，還有黻纁。黻纁就是一個黃色的絲，絲把它塞在耳裏面去，它的意思是說，耳朵不要聽外面那些不好的音聲，各有所表的法。國家行天時、地利。地利就是講交通工具。服周之冕，在祭祀的時候，要戴上禮帽、禮服。除了這個以外，那就是講天地人這三者，行夏之時是天時，乘殷之輅是講地利，服周之冕是代表人。要祭祀的時候，祭祀的禮服，代表人。因為治理國家、治理天下，要天地人，在這上面要注重。

在祭祀的時候，要用音樂，要講究樂，所以下面講，「樂則韶舞」。韶舞，韶是舜帝的樂。舞這個字就是武王的武，這個字不當作舞蹈講。《上論》《八佾》篇裏面孔子也講過，「韶」，舜王的樂，盡美又盡善。謂「武」，武王的樂，「盡美」，也作得好；「未盡善也」，為什麼武王的樂，盡美未盡善呢？武王開國的時候來伐紂，有作戰的時候，當然用兵，用兵就有殺伐之聲。所以在周家紀念開國的那個樂、國樂，這國樂等於我們現代國家，那一國家都有它的國歌，這國歌是代表這個國家開國的音樂。武王伐紂成功之後，作的國樂就是武。武，孔子說：也是盡美，那好到極處了。未盡善的意思是說，因為那個國歌裏面有殺伐之聲，有一點缺點。有一點缺點，這不是指武王伐紂不好，而是指這個音樂。武王紀念開國這個音樂，它跟舜的韶樂，有一點差。舜的韶，他是接受堯帝讓天下，他那個開國的音樂、國樂，沒有殺伐之聲，非常和平。所以孔子在《八佾》篇裏面講，韶是盡美盡善，武是盡美未盡善。在祭祀的時候用的音樂，當然韶樂是最好。但是武王的樂，雖然沒有盡善，也可以用，都可以用。所以在這裏講，樂則韶舞。祭祀的時候要用音樂，最好是韶樂，武王的樂也可以。除了這個以外，下面就講了。

「放鄭聲，遠佞人」，為什麼要放鄭聲呢？這在《禮記》的《樂記》裏面講得很清楚。當時有四個國家音樂，一是齊，一個是鄭國的音樂，再呢，就是衛國的音樂，再就是宋國的音樂，這四個國家的音樂。鄭國的音樂太複雜了，在《樂記》裏面講，鄭國的音樂是濫，濫就是汜濫的濫。宋國的音樂太安逸了，對於人的心志都不好，都有影響。衛國的音樂，它是煩瑣得很，太煩瑣了。齊國的音樂傲慢得很，所以這些音樂都不可以拿來作祭祀用。孔子在這裏只講放鄭聲，把鄭國的聲，以鄭國作代表，包括其餘的也通通要不得。遠佞人，這是顏淵問治天下，以及治國的事情。你要用人，佞人是口才很好，沒有道理的，他就變成有道理的，這一類的人，像孔子那個時候，少正卯就是這種人，就是佞人，遠佞人，不要用這種人。放鄭聲，鄭聲為什麼要放，不能用呢？下面孔夫子解釋，「鄭聲淫」，鄭國的音樂一個淫字。淫這個字，不是男女這個淫欲的淫，它這個淫是過分了，它的音樂是過分了，不能夠中正和平，這是鄭聲不好。為什麼不能夠用佞人呢？用佞人，他可以用他這個口才顛倒黑白。這種人就跟後來那些不注重人的品德，只注重誰說話說得好，而這個說得好的話，都是沒有道理的話。死的能夠說成活的，活的能夠說成死的，這種是

佞人。「殆」，用這個人就危險了，用這種人來為邦的話，那太危險了。

講這一章，孔子把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祭宗廟的時候，音樂用那一種，其餘的不能用。你政治上用人，佞人千萬不能用。這章書，治天下、治國，這是真正根本的一個辦法。音樂這是特別的，在〈樂記〉裏面講，音與聲不相同，一般人只懂得聲，音不知道。只懂得聲而不了解這個音，他根本就不了解音樂。音樂這個音字裏面含意非常廣泛，真正懂得這個音，用得正了，它可以教你，就從音聲裏面，明心見性。這個音不懂，用錯了，不但不能明心見性，還要招來很多的災難，這在〈樂記〉裏面講得很多。所以孔子在這裏特別講，祭祀的時候，特別要講音樂，音樂一定要中正和平，從中正和平這個音，把人心導歸到正心。人心一正，他就能夠把那些世間複雜的事情，把它淘汰掉，然後，好的中正和平這個音，導歸到心性上面去。所以孔夫子講要學聖人，就從禮樂上面來學。所以這一章，治國平天下根本的方法，根本的道理都在這裏。

我們學了這一章經，雖然我們不是天子，也不是國君。但是我們學道，對於自



己怎麼個學法子？我們要勸人家學道，這一章對於我們就很管用，那就是從禮樂上面來學。前面講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這都是包含在禮上面。禮有禮的形式，有禮的本質。樂也是這樣，樂把五音調和的話，它的本質就是一個和字。調和五音的時候，那就是把宮商角徵羽調到最和諧的境界，那就是音的本質。這種最和諧的境界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五音分配在五方，那金木水火土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這個前面也講過。所以學了這一章經，我們就知道，我們學聖人，或是我們勸別人學聖人的話，這章經，你懂得從禮、樂這兩者來學，非常有效。一開始學，人人都可以作得到，作到最高的境界，那就是成就了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

請看六百四十四頁，這章是兩句話，經文愈是簡單，它包含的意思愈是廣泛。文字好懂，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深遠的思慮，慮是思慮。「必有近憂」，必然會遭到眼前的憂患。這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在世間無論作任何事情，要有長遠的思慮、要有長遠的計畫，然後才可以避免隨時可能遇到的那種憂患。

雪公老師過去講這一章經的時候，就是教我們要學，不能夠只注意到維持眼前的現狀，現狀就是現在的狀況。維持眼前現在的狀況，那就是現在一般人講，只講眼前的利益；就是不講利益的話，就是眼前、維持當前安靜的、安然的這種狀況，這個不行的。雪公老師就是從這一章經裏面告訴我們，我們學儒要學大儒，學大儒的時候，先學著人格要健全。人格健全了，我們作人之道，才有好的人格了。再進一步，比作人之道還進一步更好的，那可以生到天上去了。生天之後，那怎麼辦呢？要遠慮，從遠處來講，生天還不究竟。生到天上，你享受天上那個福報，福報享完了，然後又墮落下來，那不究竟的，這還不算遠慮。遠慮是什麼呢？比如說，我

們現在學孔子講的，一定要有遠慮，沒有遠慮，就有近憂。遠慮就是說，學了《論語》要知道，《論語》裏面，處處就是教我們學聖人。學聖人跟學佛是一樣的，我們學作人，人格健全，這是基礎。從人格健全以後，再作很多善事，作很多善事也就不錯，可以生天，但是這不究竟。必須要知道，學聖人，在心理方面，善事是要作的，善事不是主要的問題，真正要作的話，惡事情當然不能作，不能造惡業。就是造善業的時候，也要想辦法把這善業變成無漏的。普通人作善業是有漏善，你作善業然後又得到福報，福報一享完，善業也就完了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作善業的時候，要把這善業轉成無漏的業，那就變成功德了。無漏的善業，禪宗六祖講，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惡業當然不能造，善業作了之後，也不要放在心裏面，心心在道，這心裏不能離開道。所以必得要知道這個道理，遠慮就是要學聖人。不學聖人，不學道的話，你就是作善業還是不夠，還是在六道輪迴，在那裏生死不能了。」

真正遠慮的話，那就一時一刻也不能離開道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」須臾，最短的時間也不能離開。雖然不能離開，我們在世間作任何事情，沒有妨礙。

你無論作那種事情，在你心裏想，我是要把這種事業轉成道上面去，心心念念都在道上面，這才是究竟之道。要想了脫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這個問題必須要遠慮。我們人在世間要想得很長遠的，就要想到這個問題。想到這個問題的話，那就是心心在道，你無論作那樁事情，你都要把那樁事情，把它轉化為在這個道上面去，作任何事情都要合乎這個道。然後那個事情，才能對於社會人羣，才有利益，這是遠，遠就是在這裏。

所以我們學道的人，看見孔子講的這兩句話，要考慮這個生死問題。如果不考慮這個問題，我們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都是不合道的。眼前很多的災難，隨時都會碰到。果然是心心在道的時候，就在這個世間，雖然我們還沒有到那種境界。心裏沒有離開道的話，我們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沒有近憂，很多災難都可以避免，近憂就沒有了，這章書我們要這樣研究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「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請各位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四十四頁，這一章，「色」這個字，要講究、講得很清楚的話，要花一點時間，這裏是這個講法。在《上論》〈子罕〉篇裏面，也有這一章，講到這個意思，可見得這一章經講的意思很重要。孔子講，「已矣乎」，已矣乎，就是一般人講的，罷了，罷了。還是算了，這個意思，這是一個感嘆的話。為什麼呢？罷了，作罷了，作罷了就是下面這個話。這個道理講出來，一般人都犯了這個毛病。你要講的話，教一般人不要好色，教他好德。那在孔子看起來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這樣的人。所以孔子講，我還沒有看見過，好德如同好色那樣的人。為什麼感嘆還沒有見過，好德如好色呢？那就是說好色的人太多了，你教他不好色而好德，孔子說還沒有看見過。

這個意思過去雪公老師就講了，雪公舉《孟子》〈告子〉篇裏面就講「食色性也」，一般人不了解，以為是孟子講的食色性也，其實不是孟子講的，是告子講的，告子拿這一句話，跟孟子來研究這個問題。他說，一個人，一個是飲食，一個是好



色，是性也。這個性就佛法來講，是習氣。告子他不懂，他認為人在世間，好食、好色，這是天性。食色性也，當然這句話，告子認為是性也，這見解是錯誤的。雪公老師在這裏講，食，可以說人一生下來，就要吃東西。比方嬰兒從母體一生下來就要吃奶，那就是食，沒有食是不行的。色呢，一生下來就好色嗎？嬰孩你講他好色嗎，這就要往深一層來研究了。深一層研究，怎麼呢？雪公老師就講，人為什麼要投胎，就是一個色欲在那裏，他才投胎。人死了以後，除了墮地獄的人，這裏一斷氣馬上墮地獄，沒有中陰身。生天的時候，也沒有中陰身，一斷氣就生天，其餘的都有中陰身。中陰身遇到父母之緣，在那裏兩性交合的時候，它這個中陰身最快，遇到父母之緣。這個父母，要知道，不見得是人的父母，畜生也有父母。這個中陰身糊裏糊塗的，它這個淫心在那裏，遇到兩性交合的時候，它有種光，它就朝著光去，就投到母胎裏去了。怎麼投到母胎？這個中陰身是男的，它見到兩性之交的話，它只見到母體，它就參與母體淫的行為；女的中陰身，它投胎的話，見到兩性交合，它見到男性，它參與，它自己是一個女性，它參與男性淫的行為。這就迷惑顛倒，沒有這個淫心就不會投胎，所以不好色，不至於投胎。這是雪公老師在講這章的時

候，提到好色是生死的根本，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，就是這個色欲。雪公老師講的話有根據的，就佛法來講，愛不重不生娑婆，愛就是愛欲，男性就是貪戀女色，愛女色；女性的話，貪戀男性，眾生在六道裏面，沒有一個愛心不重的。所以愛不重不生娑婆，這就是說，好色是與生俱來的，入胎就是由於好色才入胎。

所以孔子講，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」。德，不錯，德是人人本有的。《上論》裏面孔夫子講，「志於道，據於德」，聖人到世間來，道德仁義都是本性。「游於藝」，無論那種藝，聖人來用的話，都是本性起作用。聖人教化眾生的話，那就是教眾生明明德。明明德是《大學》曾子所講的，曾子就是跟孔子學來的。明德是人人本有的，但是眾生都是迷惑顛倒，它的明德不起作用，成昏德了。好德就要了解明德，同時要了解明德被無明染汙了，變成昏德了。學儒也要悟，悟了這個德。明德是本有的，昏德是被無明染汙了，你這要悟，悟了這兩種德。孔子在這裏講，吾未見好德，好德，最低限度，你要悟什麼是明德，什麼是昏德。然後求著來開發自己的明德，這叫好德。要把自己本有的明德，把它開發出來。怎麼開發，就是要去那個昏

德。我們在世間，你說他的政治地位再高，學術地位再高，他都是昏德。寫一本書，要講智慧財產權，有版權。發明任何東西，他有智慧財產權。講智慧財產權幹甚麼，有這個權，可以賣他發明的東西，他可以得到利益，這就是昏德。要是要求明德的，必得把這些東西通通不要。中國古人那些讀書人都知道，古人的那些著作、寫的書，它沒有版權，誰給它出版都可以，他不賣錢。這個道風，我們雪公老師一直在保持著，老師他的全集不賣錢的。別人印的話，有個條件，你不能改變。你不能把這個全集，拿來說你自己著作的，這個不可以。雪公老師所著作這些書，不賣錢，這是古人之風。好德就是要開發自己本有的明德，這些昏德通通要把它放棄掉。要放棄昏德，那就是用兩個簡單的字作代表，名利，名利要放棄掉。有昏德的人，在世間到處跟任何人都是要爭名奪利。這一好德就不能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這個不容易，這樣看起來，孔子說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好色，是生死不斷的原因。好德，就要放棄名利。

所以這一章研究在這裏，孔子說，我還沒看見過呢？開始講，已矣乎。講這個

道理，人家能夠悟，能夠照這樣來實行的、來學習的，孔子講，我還沒看見過。從以上，按照我們雪公老師過去這個講法，你就知道孔子為什麼感嘆，為什麼還沒有看見過，這一章就說到這裏。

所以了解這個，從這兩方面來看的話，它包含我們在世間作任何事情，以及脩道。這一章經慢慢往裏面研究，果然能照這樣作的話，就不必到成就的那個階段，就是在開始學的時候，你在世間就是沒有一切障礙。你在世間辦任何事情，都沒有障礙，為什麼呢？你都是要好德，你求明德。表現你在各行各業上面，那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辦成功。去了這個好色，就可以了生死，你看這個重要不重要呢。開始學的時候，你在世間就是有道之人，治國平天下都能辦得到。脩道、了生死，真正這樣作的話，就成功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臧文仲，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，而不與立也。

請看六四五頁，「臧文仲」是魯國的一個大夫。「柳下惠」那時在魯國是一個賢人。賢就是聖賢的賢，品德也好，也有學問。臧文仲既是在魯國是一個大夫的地位，大夫地位是很高的。孔子說他，「其竊位者與」，竊是盜竊，盜竊他這個大夫地位，與，是一個活動口氣，是疑問的口氣。臧文仲這個人，他這個大夫的位子，恐怕是竊盜來的。為什麼呢？他知道柳下惠這個人，這樣賢能。「而不與立也」，不把柳下惠向國君推薦出來。如果他向國君推薦出來，讓柳下惠也作為魯國的大夫，這是應當的。你既是一個大夫的話，你應當知道柳下惠這種賢能，你應該向國君推薦。推薦出來的時候，你是作大夫，柳下惠也跟你一起在朝廷裏面作大夫，那不是很好嗎。但是，而不與立也。不與立也，就是不向國君推薦。讓柳下惠這賢能的人出不來，用不出來。這樣的話，你這個臧文仲，你是個竊位的人。

這章書是講，在國家作官作得很高的地位，你一定要有責任，把賢能之人向國家推薦出來。推薦出來，用這個賢能之人，幫助國君治國，那就是全國的老百姓才



得到好處。你沒有把賢能的人推薦出來，國君沒有用到賢能的人，對於國內全國的老百姓有什麼好處，這個道理在此。所以自古以來，真正在國家作高官的人，他都應該知道，有責任選拔賢能的人，來替國家辦事，全國老百姓才能得到好處。反過來講，自己作高位子，深怕下面的人出來之後，超過了他。這種嫉妒心要不得，但是有這種嫉妒心的人，最忌諱在他下面的人上來，別說超過他。他認為你在我下面就始終在我下面，你不但不能超過自己，你地位跟我相等，我也容納不下。後來的人都是這個心理，這種心理要不得。所以孔夫子藉著臧文仲這個人講出來，指臧文仲這是不對的。也指出後世的人，凡是像臧文仲這種人都是要不得，失了他的職責。

○子曰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

請看六百四十六頁，孔子說，「躬自厚」，躬是講自己本身，本身自厚，怎麼講法，跟下面對照著講。「而薄責於人」，一個人對於本身責備得很厚，而對於別人，責備得很薄。「則遠怨矣」，這個遠讀去聲，跟人家結怨，遠了，意思是不會跟人家結怨。這句話，躬自厚，就是對自己嚴格。對於自己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嚴格的來責備自己，叫厚責，自厚。薄責於人，待人很寬。人家有什麼過失，能夠原諒人家，就是自厚，自厚，就是對自己嚴格。那就是說，嚴格的要求自己，很寬厚對待別人。你有這種脩養，在世間，怨恨你的人，可以說遠了，沒有什麼跟你結怨的人了。一般人總是覺得，這個人也不好，那個人也不好。與自己有來往、有關係的時候，總是責備人家，說人家不對。自己什麼都是對的，那就跟人家結怨太多了。照孔夫子講，對自己責備得很重、很厚；對於別人很輕微的責備，你在世間沒有什麼冤家。一個人要知道，在世間沒有冤家的話，這個人了不起。這是有道之人，很了不得的。要學著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這樣脩養就是脩道，脩道必須看見自己很多的過失。

我們要了解，脩道真正要想學聖人，先反省自己，通身都是過失，起心動念都是過失。這樣我們自己責備自己，要改過，自顧都不暇了，那裏還有閒工夫來管人家的事情。真想學聖人的話，就要在這上面好好用工夫，隨時就要看見自己的過失。孔子的兩位大學生，顏子不貳過，這是孔子講的，顏回犯了一次過，自己一發覺的話，然後不再犯第二次了；還有子路聞過則喜，人家告訴他，有什麼過失，他一聞到，很歡喜。我自己不知道，你告訴我，我趕快改，這樣的話，要改過，我們一個人在世間犯的過失太多了。孔夫子也講，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他還講，再「加我數年」，讓我再多活幾年，我把《易經》學好，學好《易經》可以無大過矣。孔子是聖人，聖人可以說沒有過了。他為了要教化別人，他自己現身說法，我學易學了以後，可以不犯大過。沒有大過，小過還不敢講，小過人人都有，我們普通人，大過小過都有的。我們要學著自己反省，時時刻刻反省，這事情我錯了，我的話說出去也說錯了，這句話說出去，傷害人家，說錯了。我辦事情自認為是辦了好事情，但是讓人家受了損失，也是錯了，這種錯誤，我們在世間常常會犯的。最重要的，我們要時時刻刻自己反省，這章書我們要這樣的研究，這樣學習。

○子曰：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請看六百四十七頁，這一章書講的都是沒有舉出事實來，都是虛字。在古時講虛字，拿現在來講是抽象的，愈是抽象，愈難了解，它裏面內涵也愈多。先說「不曰」這兩個字，不曰，這是跟後面那個疑問的話是一個意思，不曰的意思就是說，你沒有聽過嗎？你沒有聽過古人有這樣的說法嗎？不曰這兩個字是這個意思。你沒有聽過什麼呢？下面講，「如之何」。如之何，如之，就是一樁事情到了這個地步。何，這個問題發生了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發生問題了，就是如之何。到了如之何這個時候，這樁事情已經發生問題了，再想辦法，想辦法也來不及了。如之何，下面再加一個，前面講如之何，事情出了問題了，下面再重複一句，「如之何者」，一個人到了事情發生問題的時候，他才說出如之何，這怎麼辦？孔子說，你說怎麼辦？等到事情發生到這裏的時候，「吾末如之何也」，我也沒有辦法，末是當無字講，我也無如之何。

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一個人，你在世間作任何事情，總要事先有周到的考慮。就

是前面講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事先沒有很深遠的思考的話，後來必然有問題。到了問題發生的時候，再來說這怎麼辦呢？你拿這個問題怎麼辦，你問孔子，孔子說，我也沒辦法。世間任何事情有因有果，在因的時候，不想得很周到，後來在果上面要轉，來不及了。作任何事情都有因果，我們在世間一舉一動，每說一句話都有因果。拿說話來講，說話非常重要，孔子四科，德行之後就是言語，可見得言語非常重要。言語，古人說話很慎重，說一句話的時候，事先總是要考慮，臨時考慮來不及，平常就要脩養。平常脩養、脩辭，這樣那種言語能夠說，那種言語不能說，就不會有問題。這在佛法裏面講，不要造口業，先要明瞭口業有那幾種。兩舌、惡口等一共有四種，佛法把它一條一條舉出來。儒家也有，類似也很多。就言語方面，平常就要有脩養，到那時候才沒有、不說如之何，才不會發生問題。行為方面，我們作那一種事情，平常就要想到，我這種行為，不要只想到自己，也要想到別人。這叫不要如之何，不要如之何，你就是必得言語、行為，平常就要脩養，才不會臨時發生問題。

現代人，這一章書他根本就不懂，為什麼不懂呢？你看那些電視裏面，就拿言語來講吧，都是說那種引人、壞人心術的言語，一般人一聽，很歡喜，就說誨淫誨盜的那種言語。行為方面，古時候衣服，無論是男子女子，衣服都要穿衣冠整齊，現在你看那些藝人，全身裸露。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給的，他的全身裸露出來，就是敗壞父母、傷害父母。現在是沒辦法了，所以孔子講，都是如之何如之何者，如之何，他們都不懂，孔子要是看現在就是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算了，算了，現在人講，不懂了。孔子是聖人，他是慈悲的，這樣講，還是教人家悟。你只是如之何，在世間永久是一個凡夫眾生，在世間成天發生問題，發生問題他不能解決。意思就是說，你要是怕問題來，你趕快就要在言行方面要好好脩養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四十八頁，第一行開始。「好行小慧」，我們這個《講要》的本子是智慧的慧，別的本子它有的是用那個惠字，恩惠的惠。恩惠的惠跟智慧的慧是通用的。所以，雖然古人也有把那個慧字當作恩惠講。但是我們雪公老師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，主張照智慧講，所以《講要》的本子就用這個慧字。

「羣居終日」，就是一般人，羣居，有多數的人終日在一起。在一起談話，「言不及義」。言語在談話的時候，沒有這個義字。義是什麼呢？義是正義，就我們學道的人來講，這個義都是對於學習、研究聖賢的學問有幫助的，這叫義。如果說是，很多人在一起，所談的話，不及義，這個言語對人家沒什麼用處、沒有好處的這些言語。「好行小慧」，小慧這個慧加個小字，不是真正的智慧，這是小聰明，只是用那些小聰明出來的。「難矣哉」，像這樣的話，孔子說話說得很溫和。講難矣哉，這個難矣就是說，一個羣居終日，言語說起來，對人、對自己沒有什麼好處的話，只是大家互相耍一些小聰明，這個難矣、沒什麼好處。要辦事的時候，一事無成；研

究學問，更談不上，是無所成就的。
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羣居終日，一般人雖然都有成佛、成聖人的本性。但是被無明，以及多生多世以來的惡習氣污染了，使真如本性用不出來。這在儒家來講，羣居在一起說的話，都是不合乎理性的，都是講那些順乎一般人惡習氣的那種言語，就像現在一般傳播媒體上表演的那些言語。教人家學的什麼呢？無非是學的殺盜淫妄，這些都是不義的事情，這在儒家講的言語很溫和，小人閒居為不善，凡是言不及義的人，講那些言語，對人家、對自己只有害的，沒有好的，這叫小人。小人閒居，他還不是羣居，就是一個人閒居的時候，他心裏所想的、所作的，都是不善的，何況在這裏羣居終日，一定是教人家學壞的。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當然不好，這是惡的。反過來講，就算是單獨的也好，大眾在一起也好，他所講的是善的言語，善的言語也不究竟，那個善都是有漏善。什麼叫有漏善？無論是財布施，無論是學術思想互相交流，這都是有漏的。都是有漏、希望有回報過來，它都是有私心在那裏起作用。講在脩道這一方面，當然要作一些善事情，言語也要善的言語，這是需

要的。但是，應該要把有漏的變成無漏的。怎麼把有漏變成無漏的呢？這個言語說出來，心裏存著都是人人都學好，這個言語說出來，不希望人家對你有所尊敬，你只要盡到說的對人有好處這個言語，就可以了。一般有漏的話，說出來的話，總是希望我這話說出去，讓人家覺得：我這個言語說得很好，贏得人家對我的尊敬，這就是有漏的。無漏則是，儘管把聖賢的言語說出去，勸人家來學習，自己沒有希望人家誇讚你、來尊敬你，沒有這個心理，這就是無漏的。無漏的言語，包括你待人的行為，這都是無漏的。這種言語、行為它就是能夠幫助伏惑，我們眾生迷惑顛倒，那個見思惑人人都有，起心動念都有這見思惑，說的好話也被見思惑污染了，作一切善事，也被見思惑污染了。你懂得怎麼樣把有漏的善變成無漏的善，就能幫助我們學道的人，把這個惑能伏得下去，惑伏得下去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切的言行，就從本性上來起作用，脩道要懂得這個道理。

所以孔子講難矣。難矣，講深入一層，前面講的話，不但是不能伏惑，而且增加很多的煩惱。煩惱就是惑，增加很多煩惱，別說脩道沒辦法脩，你就是在世間辦

任何事情都很困難。在世間辦事情處處都是為自己，我們處處說話、辦事情為自己的話，外面的人，對我們來講，他就是個障礙，他就不願意來幫助我們，這就是難矣。講深入一層，那就是脩道要把這個惑伏得下去那更難。這一章從淺處、從深處講，我們都要非常重視這章經文。

○子曰：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

請看六百四十八頁，孔子說：君子義以為質，一個君子，他，義，就是前面講的那個義，義就是正義。以為質，我們人在世間辦事情、學道，先要講究這個事情的本體，本體就是主體在那裏。比如說，學寫文章，你的文章要先立主體在什麼地方，你的文章要表達什麼意思，先要確定。這裏講，「義以為質」，這個質就是本質，也就是你辦事情、學道，先要確立以義為質，就是講這樁事情的本體。有了本體，怎麼樣的來辦這樁事情？「禮以行之」，就是本體上一切都要合乎義，合乎義要辦，就要實行。知道這個義不去實行的話，那個是空談沒用處。行，那就是要講究禮。這個禮，有禮來行的時候，才能使這個義能夠很適當的表現出來。所以這時候一定要講究禮，合乎禮才能行；不合乎禮，你行起來，就跟那個義相反的，那個不行。禮，照這個禮來行，這個禮要跟這個義相合。

但是用禮的時候，又要孫，「孫以出之」，這個孫字跟那個遜，是通用的。遜字，謙遜的遜，也讀遜，旁邊加上一個走字邊，經典裏面就用這個孫字。用這個孫字，



意思照那個講的話，跟那個字是通用的話，那就讀遜。孫以出之，孫是很謙虛，就是謙遜來出之。為什麼要謙遜呢？又合乎禮，又合乎義，但是不能驕傲，一驕傲的話，那就不合乎禮。講禮必然要謙卑，雖然作的事情好，也合乎義，但是千萬不能自己表現傲慢的那種態度。一傲慢的話，那就跟這個禮又違背了，所以孫以出之。最後，「信以成之」，信就是信實，實實在在的，老老實實的去辦這個事情。這個信字就照應前面那個義，認為這樁事情是義，應該要辦的，要用禮來實行，又要用謙虛的態度來實行。最後要信，信就是實實在在的，不能打折扣，要求百分之百的能夠把合乎正義的、該辦的事情，老老實實的辦得非常徹底，這叫信以成之。

「君子哉」，後面再加個君子。這樣講的時候兩個君子，開頭一個君子，後面又有一個君子。古人注解就說了，這兩個君子是不是重複呢？也有人講，後面一個君子是加強的語氣。但是有一種講法，這個講法，過去有一本書，叫作《韓李論語筆解》，韓就是唐朝韓愈那個韓，李就是李翱那個李，本來李是跟韓愈學作文的，後來這個李，他的研究學術超過了韓愈。翱是什麼，翱是翱翔的那個，在天上飛、

翱翔的翱，李翱。李翱的解釋，這本書是他們兩人合作的注解，叫作《韓李論語筆解》。筆就是用筆寫字那個筆，解就是解釋的解。李翱的解釋，他說，開頭的這個君子，是古時候的君子。古時候，在孔子講的時候，指在孔子之前的那個古人、那個君子。古時候君子，他研究學術、辦事情，就是照這樣的來研究，來作事。後面一個君子，那就是說當時候，就是孔子說這章經的時候，在孔子當時這個君子。這個君子就根據古時候君子那樣的程序，要以義為質，以禮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你學君子才學得好，才能成為君子。所以這兩個君子，一是古時候的君子，一是在孔子當時候，學作君子的人，照這樣學才能成就。我們雪公老師認為，這樣解釋很好，就採用這個講法。所以學君子不容易的，照儒家的學術來講，你要學聖人，先學君子。先學君子，在學術上要通情達理，由能夠通情達理，學術才有基礎。然後進一步學聖賢的賢人，賢人進一步那就是聖人。所以學君子，在儒家的學術裏面很重要，必須君子學好了，才能進一步學聖賢。

這章書，講是講到這裏，其中禮以行之，這個禮不簡單，怎麼樣的作才能合禮

呢？這個當中含意很多。在今日之下，你要權衡現代一般人的人情世故，你來自己研究、自己領悟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孫以出之，就是不能驕傲。在禮上面，我們雪公老師編有《常禮舉要》，用什麼樣的禮來實行，《常禮舉要》可以作參考。

○子曰：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

現在看六百四十九頁，後面包咸的注解，他說，「君子」之人，一個君子之人，一個人他成為君子，但病無聖人之道，「不病人之不已知」，病是憂患、憂慮的意思，一個君子只憂慮著沒有聖人之道，不憂慮自己。「人之不已知也」，這句話是倒裝句法，不患，不怕人家不知道自己。這個句子是個複雜句子，不病，上面是個君子這個人。不病是不怕，不怕他人不知道君子自己，這句話是這樣解釋的。

這個能，這一章經文，字面的意思包咸注得也很清楚。這裏能這個字，能是什麼呢？是自己的能力，一個君子只怕自己沒有能力，不怕人家不知道自己。能，講辦事的能力，是才能；深入一層來講，這個能，要對於聖賢所講的學聖人之道，就是能夠成為君子，他必然要懂得聖賢所講的道，不懂道，不能成為君子。比如說，我們現在看見很有學問的人，他也有很多發明，文章也寫得好，演講也講得好，也能夠吸引人。但是他的文章，他演講的內容。你看看他，講的都是怎麼樣猜到明牌，怎麼樣發財，怎麼樣中獎；作生意，怎麼樣用不正當的手段，把別人打下去，自己

能夠成立了，這個都是與聖賢之道相反的，他能成為君子嗎，不能成為君子，所以這裏講「君子病無能焉」。既有辦事的能力，又了解學聖賢的聖賢之道，他才是一個君子。這樣的君子，人家知道他，那好，他有機會，可以把他的道德、學問用出去，對於社會人羣有好處。如果沒有這個因緣，人家不知道他，用不出去，是人家得不到他的好處，他自受用，自己知道在這裏，脩聖人之道。他受用，假如因緣不具備，對自受用，毫無損失。

所以《論語》開頭就講，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人家不知道自己，自己一點也沒有怨恨的心理。不是君子就不是這樣，還沒有成為君子的話，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君子，他的學問再多，辦事能力再強，他就是處處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出去，用不出去，他就怨天尤人。所以這裏能這個字，包含品德、學問，有品德、有學問，這樣對於我們學聖人就有幫助了。用得出去，正好，我們可以利益人羣；用不出去，我們心裏也是清閑自在，這就是不愠，愠是一種煩惱。行道用得出去，固然好；用不出去，自己也沒有煩惱，這才真正能夠學道。如果用不出去，感覺我有這個學問、有這個

能力，自己感覺得很苦悶，一苦悶的話，煩惱就起來，那就談不上學道。所以孔子講這一章書，最重要的就是教我們，無論用得出去，用不出去，自己要不受影響。自己是始終心理在那裏很安閑自在，這才是一個學道的人，我們就要這樣學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

請看六四九頁，「君子」前面也都講過了，「疾沒世」，疾也是當憂慮講，他所憂慮的，沒世，沒世是什麼呢？終身的意思。他的一生，他憂慮的是：這一生「而名不稱焉」，名不稱焉，兩種講法，一個讀平聲，名不稱。他這一生對於社會人羣，沒有很多的貢獻，沒有讓人家稱讚他的這種事實。而名不稱，這個名是有名必須有事實，沒有貢獻人羣的這個事實，人家就不會用很好的名譽來稱讚他。所以君子他就憂慮這樣的，憂慮不是在名，而是對於社會人羣沒有貢獻。我們人到世間來，衣食住行那一樁事情都是靠社會人羣，不是自己單獨一生下來，自己就能獨立，自己會穿衣服、會吃飯、會走路，沒有一生下來，自己會穿衣吃飯的。但是你這個衣服從那來的？吃的飯，這個飯從那來的？還是從眾人的力量，然後造成我們生活一切所需的。我們個人受了社會人羣共同的力量，製造出來我們生活一切所需，我們只享受，而不對社會人羣有所回饋，你想想看，這說得過去嗎？所以在這裏，一個君子就怕這一生對於人羣沒有貢獻，沒有得到事實上所應得的名聲，這是一種講法。

再呢，稱讀秤，讀去聲。君子就怕在這一生得到虛名，而這個虛名是沒有事實。人家對他的稱讚，稱讚的沒有事實，這就是虛名。所以君子最憂慮的，是他這一生沒有真實的對於社會人羣，作了很多好的事情，反而贏得他人給他一種很好的名聲，這叫浪得虛名，這是違背因果的。所以古人最怕這個、得了這個虛名，不符合因果，將來怎麼了？從因果上來講，君子最怕得這個虛名，這種講法更好。我們在世間，固然要多作些善事情，尤其在脩道方面，自己沒有真實的脩持工夫，卻贏得人家說：你是一個大脩行人，你有好的工夫。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，就怕人家誤認你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，得了這個虛名，那是最不好的事情。

## ○子曰：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五十頁，這章經文兩句話，這還是君子跟小人對照著來講，「君子求諸己」，求是什麼呢？是時時刻刻的來觀察自己，這個求，是自己省察自己。「小人」不是這樣，「求諸人」。一個求諸己，一個求諸人，這包含意思很多。先把這個字面講，「求諸己」，諸不是數目字，不是講很多的數目字。它是一個複合字，是個介紹字，求之於己。君子凡作任何事情，就說自己有過失吧，責之於己，責備自己。之於，《講要》裏面就講出來了，依照何晏《集解》，求字當責備的責字講，君子凡任何事情責之於自己。之於這兩個字在這裏就是一個字，就是諸字，把之於這兩個字讀得很快，用兩個音合成一個字，之於諸。現在有些人寫文章、演講，他多半怎麼呢？求諸於己，求諸，諸下面再加個於字，這就多的，多上一個字。這在研究文字學的人來看的話，這就等於你這個人不認識字，認識字的話，諸就是之於這兩個字。所以君子凡任何事情責之於自己，責之於自己就是自己反省，不要責備人家。小人跟這個相反，小人遇到任何事情，不知道反省自己，只知道責備別人，

別人什麼都是不對的，自己都是對，這是君子與小人不同的地方。從這裏學，就是學求諸己。這裏注解是當責備講，真正說起來含義很廣。人家說我們有過失，我要學君子，當然我自己反省。從另一個意思來說，人家說我是一個君子，有道德有才，這個時候不要歡喜，趕快反省自己，我是不是像人家所講的有道德、有學問，這就是反求自己，學君子，這很重要。小人他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他遇到別人說他有過的話，固然是自己不知道反省。人家如果要稱讚他，人與人之間有很多說些恭維的話，說他恭維的話，他就歡喜。他自己也不反省自己，實質上是不是跟人家所稱讚的相符，這小人才是這樣的。所以學著求諸己，求諸人，不同的在這裏。

只學著求諸人的話，這個人他只學到與世間同流合污，世間大眾講那一樁事情，他就跟大眾學那樁事情，就失掉自己作人的道，作人之道自己沒有，善惡是非也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，這種人你想想看，這就是小人。必須是求諸己，有過失固然要自己責備自己，人家稱讚我們，我們自己要反省。就是前面講，疾沒世而名不稱焉，名不稱，得到虛名，名也是一種，名跟利合在一起講。得到虛名的話，等於

欠了人家的債，欠債將來怎麼還。普通的欠了債，到時候還可以還。尤其得了個名，虛名得到了，將來怎麼還，所以一定要求諸己。好事情、不好的事情都要自己反省，當下就反省。這是學道的人，在這上面，工夫就在這裏。平常用工夫，平常怎麼用工夫，能夠學著這樣自己反省的話，心裏當下就是清閑自在，自己就能作主宰。小人不是這樣，小人處處是求諸人，這個求字，他自己不能作主，他與世浮沉，這種人他能夠學道嗎？不但不能學道。而且按照他這個行為，逐漸惡化下去，他將來人都作不了，要墮落的。各位，你們跟人家講解的時候，怎麼樣舉例子，你都可以隨便舉例子，合乎這個道理就好。跟那一種人講，跟小孩子講、跟成年人講、跟學術界的人講，你隨便可以舉例子，幫助他們了解這一章用功的方法。最重要的，能夠這樣求諸己，你自己心裏才能夠平安自在。平安自在就是把煩惱能夠伏得下去，這是很重要的原則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

請看六百五十一頁，這一章包咸的注解，「矜」是矜莊也，莊是莊嚴，矜這個字就是當莊嚴講。怎麼樣莊嚴呢？雪廬老人他舉例子說，君子有九思。在《下論》裏面就講，君子他要有九種思考，君子要脩養自己，有九種思考。九種思考是什麼呢？在莊嚴這方面講，「色思溫，貌思恭」，色，是君子待人接物的時候，跟人家來往的時候，他的面色要有溫和的這種表現，色思溫。溫就是孔夫子的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那個溫，君子跟任何人相處，都要教人家感受他那種溫和。再呢，這個貌，貌就是整體的，也可以作面貌講。跟前面的色、面色是相近，雖是相近，色是專門指面色、顏色講。貌是除了顏色，他的態度比那個色要包含多。面貌以及各種的態度要恭，想到自己跟人家相處，要有恭。恭是什麼呢？對人要有恭敬，對人恭敬也是莊嚴的一種表現。所以講到莊嚴，莊嚴就是解釋這個矜字。一般解釋這矜字叫矜持，矜持就是保持這個矜，或者講矜莊，都是這個意思，保持這個莊嚴的態度，不要失掉。所以「君子矜而不爭」，不爭是什麼呢，爭就跟那個矜是相反。矜是矜莊、

矜持，給人家溫和、一種恭敬，講到深一層的意思，就是不爭。爭就是跟人家爭奪了。這種矜，脩養自己，色思溫、貌思恭，自然就不爭。一爭，想想看，有什麼與自己利害有關係的時候，或者意見不相合的時候，跟人家一爭執，還想保持住溫和，還想保持恭敬，那可能嗎？只要跟人家發生一爭執的時候，溫和、恭敬都沒有了，面色馬上就變了，所以要不爭。

「羣而不黨」，君子是跟人家合羣的，不是那樣孤僻的人。孔子教人家學君子儒。所謂君子儒，自己要學著聖人，也要勸他人來學聖人，這就是君子儒。這跟佛家講菩薩道一樣，既然學君子儒，就不能獨善其身，要接近羣眾。雖是接近羣眾，不黨，黨是什麼？在古時候，結黨營私，凡是提到這個黨字，都不好。古人學聖人都知道，無黨無偏，不要結黨，也不要學偏，要學中正。要學跟任何人相處的時候，不要想著跟他結黨，一結黨，現在就很難講了。現在在民主國家講政治，都是講政黨政治，你不參加政黨，你要個人出來競選，恐怕你一個人的力量再多麼雄厚，也選不上來。必得要藉著一個黨，靠黨的力量把你提名出來，用全黨的力量幫你競選，

你才選得上。所以民主國家現在講政黨政治，它就是結合羣眾來造成自己的競選，選舉才能夠選得上。這個研究到最後，還是私心，不是公心。古時候講是講不黨。古時候也有黨，有時候有黨。在孔子講這話以後，孔子是春秋時代，後來漢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，每一朝代都有黨派。黨派一形成了，就是兩個黨派互相鬥爭，從後漢到唐朝到宋朝以至明朝，四代都有黨，把那時候每一朝代那個國家，把它造成亡國，這些例子舉出來很多。就拿明朝來講，明朝在明神宗的那個時候，顧憲成，顧就是當顧問的那個顧，憲法的憲，成功的成，他是一黨。另外與他相對的，叫作魏忠賢，魏就是古時候韓趙魏的那個魏，忠就是忠孝的忠，賢就是聖賢的賢。顧憲成結了一黨，反對魏忠賢。魏忠賢在朝，所以構成黨禍，互相在那裏鬥爭，把明朝國家的元氣幾乎喪盡。所以孔子講，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

提到這個黨，孔子那個時候，還沒有看到我們現在民主國家講政黨政治，要是看到現在這個政黨政治，孔夫子不會贊成這樣的政治，他會另外教人家另想辦法。孔子的政治不要黨，不要黨怎麼呢？以人為主，你要想辦政治，孔子的政治學，跟

現在的政治學不相同。孔子的政治學是以人為本，這個人是什麼？人就把他先造成君子、賢人、聖人。那個聖人在位當然更好，像堯舜，三代開國的禹王、成湯王、周家的文武、周公，這都是聖人。但是沒到聖人地位，一個賢人就不錯了。再降一等講，是個君子。君子就是要學作聖賢的，他既是想學聖賢，他來辦政治，就能辦得好，這是孔夫子講的人本政治，以君子、聖賢真正替老百姓辦事。所以人本政治從兩方面來講，一個是以人民為主，辦的事情都是替老百姓辦事，這就是民主；一個是替民眾辦事的人，就是政治人物，他是聖賢君子。孔夫子政治學是這樣的，他不會贊成現在這個政黨政治，政黨政治一作，它有偏的。這個無論國內國外，我們現在講，我們臺灣現在是講政黨政治，外國也是政黨政治。我們在臺灣看到，這個政黨政治是這個狀況，在外國也是，不過沒有我們臺灣這麼厲害就是，所以孔子講羣而不黨。現在沒辦法，現在西洋的政黨政治已經推行到普天之下，那一個國家不學習的話，他就想盡辦法來攻擊它，說它不民主，他就用這個辦法。我們現在在臺灣，你敢不服從他這種政策嗎？不敢，所以那繼續再實行政黨政治吧。但是我們要明瞭，我們講《論語》是要學道、學聖賢，我們有是非善惡的標準，這個標準我們

不能放棄。儘管普天之下，都來結黨營私，都要講政黨政治，也都有那些流弊，甚至於我們自己，我們也不能不順乎那個，明知有很多種種的後患，有流弊，我們也不能不跟他們一起配合的來實行。但是我們內心要有個是非善惡的一個觀念存在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學什麼道呢？那學不了道。

所以這章書我們要這樣想，我們處在世間，跟前面一樣的，儘管天下都是那樣，明知有很多流弊不好，大家還要學。我們知道這種不好，我們自己心裏知道，我們不跟他學，心裏就是清閑自在。我們自己能夠真正的講民主，我們才是自主，我們能夠自主，才能自在。他們那個自主，講民主，那是騙人的，那是結合眾多的力量，成就他自己的私心，那都是騙人的話。我們不學那騙人的話，我們自己這樣行，行之有素，有影響力，我們才向外面勸化。沒有到這種工夫，沒有這種能力的時候，我們自己在那裏自脩。自脩還是清閑自在的，還是自己能夠自由民主，真正講自由民主是這樣學來的。所以真正了解民主自由，你必得從孔子這個話裏學得到。講到極處，我們人在世間，生死不能自主，不能自由，你照孔夫子這樣講的話，不要與



世間那些同流合污，自己就能夠生死自主。《論語》的每一章書，我們都要研究，從淺處研究到深處，這個受用真是不可思議，我們勸人家學《論語》的話，你可以因人而異，講的方法不同。但是根本的道理總是要透露出來，讓他們了解。現在有很多人說，現在什麼時代，還講孔夫子，講這一套不管用。他們不懂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，那些人不學，才在政黨政治之中，受那些人欺騙。人家是集合很多人，共同說一句言語，他就把那話當真的，眾人的話，不對的說多了，他就認為是對的，這是一般的凡夫眾生，這個很可悲的。我們學道必須照孔夫子講的話，一層一層往裏面研究，知道一分，實行一分，我們就得到一層一層的好處。這是《論語》每一章經典，深入研究真是無窮無盡的，一直學到聖人，學到聖人就成佛了。學到聖人之後，你還要拿這個話來教化人家，所以孔夫子的話永久是真理。這個真理需要我們自己往裏面研究，研究之後要悟，悟了之後，還要自己實行，不實行，那還沒有用處。這一章就說到這裏，各位你向人家講解的時候，你可以因著對不同的對象，用他們所了解的言語跟他們講，但是重要的原則，你還是讓他們了解。

## ○子曰：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

請看六百五十一頁，這還是講君子。舉人，舉，現在人講選舉，過去叫薦舉，薦是推薦。現在政治上，講官位有委任官，有薦任官，有簡任官。薦任官就是這個薦字，薦舉出來，叫舉。「君子不以言舉人」，不憑著一個人的言語，把他舉出來，來用他。但是也「不以人廢言」，也不要因為一個人，他的品德不好，這個人不好，但是這個人雖然不好，他有時說話說出來，還是很有對人有好處的言語。你不要因為這個人不好，也廢棄了他所說好的言語。

「不以言舉人」，這個大家了解，說話說得很好聽的人，這個人不見得就是個賢人，也不見得他就是個君子。孔夫子在那個時候，就教人家要辨別了。而到現在，各位可以觀察觀察，我們現在人，政治上、學術上面的、教育方面的，都是注重說話，誰的話說得很動人，很能夠吸引人。大眾對他的話，說出來很有興趣，聽得進去，就覺得這個人好。其實，說話說得天花亂墜，他本人不見得就是個好人，是賢能的人，所以不能夠憑言語來舉人。前面孔子也講，「有言者不必有德」，有言語的

人，他不見得內在有品德。現在有些人說的話，那是很難採取，更不好。就是有一些人，把聖賢的書籍裏面，摘取一句兩句說出來，你就認為這個人是好人，是有品德的人嗎？不見得。

反過來講，「不以人廢言」，就是古時候罪大惡極的人，他還有時候說出很好的言語。雪公老師曾經舉古時張獻忠，張獻忠那是殺人不眨眼的，他曾經有七殺碑，在四川的七殺碑上面講，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物以報天。」他還講因緣果報，後面加上殺殺殺殺殺殺。受恩於人，不知道報恩的人該殺，他還知道知恩報恩，所以他這個人不好，講的這個言語還是很好的。

○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：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五十二頁，「子貢問曰」，這是問孔夫子，他說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」，一言，這個言就是一個字。問孔子：是不是有一個字，可以終身來實行、來學。學問之道，懂得學問的道理之後，就要練習，練習就是行。所以有這一個字可以終身、一生都拿來學，可見這一個字是很重要的。孔子就說了：「其恕乎」，一個字，一言就是一個字，其恕乎，這三個字就是一個恕字。其是一個指示、一個介紹字。乎是一個語助詞，實際就是一個恕字。這個恕字，可以終身行之，這麼重要嗎？恐怕一般人不能夠完全了解，所以孔夫子自己用下面這兩句話來解釋。這兩句話就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己是自己，自己所不欲的，不願意的事情，勿施於人，施於人是推給他人。古人注解講這個施字，也當加字講，自己不願意的事情，不要加給別人。這樣學的話，可以終身行之。

但是這個恕字，雖然經過孔夫子用這兩句話來解釋，我們要往裏面研究的話，

這個字含義很廣泛，一切的事情，概括的說，凡是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，不願意用的各種事情，都不能夠來推給他人。這就靠我們自己，在家庭裏面、在社會上、在公務機關、私人團體裏面作事情的，可以這麼說：凡是自己不願意承受的事情，我們不要隨便的加給別人。這個包括言語、行為都在其中。言語方面，我們聽人講話，不願意人家出口傷人，他說出話叫我受不了，我們跟人家說話，我們也不要叫人家感覺受不了，這個是自己時時刻刻可以體驗出來。行為方面，別人什麼行為，讓我們感覺得，對我有所損失，我不願意接受。我們這樣一想：我們自己的行為，也不要損害他人。這還是講個原則，細的部分，要靠各人自己時時的自己體驗。比如說，你作一個機關首長，你要辦事情，好大喜功的人要很盛大的來辦理。你要盛大的辦理，就免不了勞動很多人，勞動很多人，金錢方面那很多，一般人講勞師動眾，你是機關首長，你感受不出來。但是在你下面的人，各人上班的時候，當然要上班，下班的時候，是他自己的時間，你作機關首長，要這樣勞師動眾，要下面的人員晝夜的來加班，那就叫人家感受很辛苦。各人回到家裏，他有私人的事情。這些事情，你要站在機關裏的屬員來想，不肯想，那就證明你沒有恕道；你肯對下面所有人想

一想，你才是了解恕道，恕是這樣的。這還是舉一個例子而已，個人與個人相處，都是如此。

在家庭裏面，夫妻、兄弟、父子都要講恕道，不肯講恕道，往往家庭問題就出現了，就發生了。恕道就是說，都要從對方來設想。我這個言語、我這個行為，加給對方，對方受得了、受不了。回過來想，對方這樣加給我，我受得了、受不了。這樣來回想，就懂得了。不要把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事情，來加給別人。你能夠這樣作，家庭問題沒有，凡是家裏的事情，自己先作，不要求對方作，彼此都是自己先作，那這有什麼問題，這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恕，恕這個字講如心，把自己的心跟他人的心，在一比較之下，他人的心跟我的心，不要只顧到自己，要把他人當自己一樣看待，這就是恕道。

這個恕道，我們現在是明白了，作起來可不容易的，為什麼呢？我們任何一個人，多生多世以來都是只知道有自己，不知道尊重他人，這是一種惡的習氣，就是自私自利的惡習氣，這個惡習氣太深了。現在要講這個恕道，就把那惡習氣放棄掉，



這個很難。惡習氣，就佛法來講，就是見思惑——貪瞋癡慢疑等等，貪心、瞋恨心、傲慢心、愚癡心，還有邪知邪見、懷疑。懷疑的時候，講到深處，就是對於真理，他不能相信、懷疑。從日常生活之中，一般疑心病重的人，他把人家好的意思，把它扭曲了，人家說出一句普通的話，他疑惑是來毀謗他、是罵他，這就疑。這種疑心，把人家的好意，懷疑是對他一種惡意，就這一點，在家庭裏面、在社會上，造成很多很多的問題出來。所以這個恕道要作的時候，疑心、猜忌心、疑惑都要不得。有一些人，在家裏對家裏的人也好，對外人也好，他在這一方面習氣很重。往往把人家的善意，一懷疑就變成對他是一種惡意。這個對別人固然不好，對自己也是一種煩惱，很重的。所以我們要講行這個恕道，為什麼子貢問，一個字可以終身行之，孔子就說了這個恕字。這個字，真正要作的話，開始就不容易的。開始作就要了解，人人都有這個惡的習氣。我們在人世間，我們也是人，我們自己也有這種惡習氣。他人沒有學過孔夫子講的這個道，他不知道。我們現在學了，知道了，知道就照孔夫子講的來學。學的時候，我們個人自己習氣，各人不同的。疑心重的人，他這方面煩惱重；貪心重的人，他在這方面，這個煩惱也重。所以這些習氣，各人都不相

同的，各人不相同，在各人生生世世，他跟別人相處，所受環境的影響，各人不同。如果說這個人這一生以及過去，他是學佛的人，是學儒家學術的人，那麼他這一生這些煩惱就少；如果這個人過去沒有學過佛，也沒有學過孔夫子的學術，那煩惱太多了，這種煩惱多，在社會上處處引起別人的煩惱，自己也煩惱，在家庭裏面也造成很多的問題，所以這個恕字重要。一開始的時候，就要反省自己，不管別人怎麼樣，我自己要按照孔夫子所講的這個恕字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一步一步的學。

所謂的終身都要學什麼呢？學到終身，也許還沒有學得好，真正學好了，恕字完全學好了，那就是仁字，仁義道德的仁字。仁字，就是本性裏面起來的作用，比仁字深一層講，就是道德的德字。德字再往深處研究，它就是本性，就是道。這樣一想，所以這個恕道、這個恕字，實在是終身行之，還唯恐沒有作得完備。終身行之，能夠行得很好，工夫就了不起，那個仁就學到了。仁學到的話，我們在世間，處處待人接物都是理性。能夠用理性來待人接物，那就是仁。所以仁是仁者無敵，一個仁人，他看天下沒有一個人是他的敵人。在他看起來，天下任何人都有能夠成

就聖人的道，就是本性、就是佛家所講的真如本性。成佛，就憑自己有真如本性才能成，學儒，也就憑著自己有這個道、有這個本性，才能成就聖人，成就聖人就是成佛。成佛要把兩種生死：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都斷除了。為什麼斷除，本性上沒有生死，把本性開發出來，兩種生死都沒有。儒家也是這個講法，儒家講這個道，《中庸》所講的「天命之謂性」，這個性上那有什麼生死。把這個本性開發出來，我們所看見的世間人，有生有死，這個現象完全沒有了。所以這樣看起來，把恕道學好，就成為仁者。仁者他看天下任何人，都是有真如本性。好人學道，固然很快就學好，罪大惡極的人，他也都有本性，也能把他教化過來，把他感化過來。這樣看，儒家的學術，跟佛法是一致的。這樣想起來，你看看，這個恕字重要不重要。《論語》裏面，孔子講的這個道理，孔夫子的學生講的這些道理，都是在行為上來指點我們求學的人，知道學理之後，最重要的就是按照學理去實行。所以特別在行為上來指導我們，這是最可貴的教導、教化。

○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請看六五三頁，這一章「吾之於人也」，到「其有所試矣」是一段。「斯民也」，到後面，這兩句又是一段。這兩段，古人也有主張分為兩章。我們雪公老師採取一種，就把它合為一章。合為一章的講法，就跟分為兩章有些不同。主張分為兩章的話，看起來，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」，與後面的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」，好像這兩個意思連接不上，所以有人主張分為兩章。但要是把它裏面本意說出來，合為一章，不是接不上來，本意講出來的話，合為一章是可以的。

孔子說，「吾之於人也」，我對於一般人，「誰毀誰譽」，誰毀誰譽是倒裝句法，我毀謗誰呢？我稱讚誰呢？譽是稱讚人家。這一句，孔子沒有毀謗人，也沒有稱讚誰。下面就解釋了，「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」誰毀，就沒有解釋了，誰譽，孔子就對這一句話加以解釋。「如有所譽者」，不能說孔子對任何人，從來沒有講譽誰，沒有稱讚誰。有的，當然有。孔子講，假如有所譽，如這個字，還不必當假如

講，假如還是不對的，事實上有的，當例如講，舉例子，例如有所譽的話。「其有所試矣」，那必然經過我對他一番試驗過的，我才來稱讚他。這是前一段的意思。其有所試矣，這個很重要，不但稱讚人家要經過試驗，這樣稱讚出來的時候，才是符合事實，不是虛妄的稱讚人家。聖人不會虛妄的稱讚人，他一定要看，那個人確有值得稱讚的人、那些事實，孔子才稱讚他。古時不但是孔夫子講對於一般人如此，就是國家用人的時候，古時國家考試，考取了。考取的時候，還有先加以試用，試用時看他能夠適應那一種的工作，他才正式的任用，在正式任用之前，都還要試用。這就表示，無論公家人用，或是私人稱讚他人，都要符合事實，不能隨便的，其有所試矣。

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斯民也，一般注解講，這個怎麼接上呢？跟上一段怎麼接法子呢？這個斯民指的民眾，你是一個負責教育的人，或是在位要治理的就是這個民。這個民指夏商周三代，到孔夫子這個時候的民眾講。在春秋時代、在夏商周三代的民眾，都是以直道而行。所以，三代在位的那些君主，都是用



直道。直道是什麼？不講權術，拿這個直道來教化民眾、來治理民眾，從來不玩弄那些權術。就像古人養猴子，「朝三暮四」，那就是權術。愈到後來，處處用虛假的方法來欺騙民眾，那更要不得的。所以三代他所以能夠深得民心，就是拿這個直道來治民，來指導、教民，教是教化民眾。直道是什麼？佛家講直心是道場，直心這兩個字就是惠，以惠來治民，以惠來教民。惠這個字所以是直心，這個惠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從本性出來這個惠，那就是處處拿理性，拿這個本性來教化民眾，拿這個本性來辦政治。本性是人人都有，辦政治的人自己有本性，那些老百姓，不管是那一種的人都有，跟在位的人本性是一樣的。你拿這個本性用出來，你想想看，這就是直道。能夠直道而行，所以把民眾教得處處都懂得道理，自己對人沒有虛假，實事求是，在你教化、治理之下的民眾，他也學了實事求是，沒有虛假。

這就跟上面一段接起來了，所譽的必有所試的，都是符合事實。你是一個天子，或者是諸侯、是國君，你這樣用直心來治民、來教民，民眾就跟你學，他對人也是無毀無譽，對人不但沒有毀謗，有時有譽，譽也求其事實，這名譽跟事實相符。那



就是說，看見人人都有本性，都能成就聖人，這個本性人人都是平等的，這樣看起來，誰也不要毀謗。再罪惡的人，你也用不著毀謗他，只有拿憐憫心來對待他，覺得這個人造這麼多惡業，不得了，將來他要墮落到三途裏面去，你有這種憐憫心對待他，那裏還毀謗他，不必了。所以孔子講，對於三代之民，三代在位的人用直道來教化，三代之民也是老老實實的，實事求是，行直道。孔夫子主張，三代可以這麼作，春秋時代的民眾，一樣都是民眾，在春秋時代這樣作，那些民眾也是照樣可以把他教化得很好，這是教育根本的理論就在這裏。照這個理論，好好去學、去實行，你在世間，你就是個君子儒。拿佛法來比較的話，你就是行菩薩道。儒家不學君子儒的話，不能成就聖人；佛家不行菩薩道不能成佛。

所以這章書，你這樣一層一層往裏面研究，往裏面體驗，你就知道，佛法和孔子都是這樣教我們，這章是教我們這樣辦任何事情，要實實在在的，不能虛假。這是學作聖人的一個根本就在這裏，你開始學的時候，你在家庭、在社會，你就可以本身作任何事情沒有障礙，別人也跟著你學好，當下就得到很好的效果。

○子曰：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。

我們現在繼續研讀《論語講要》，請各位找出六百五十四頁，這個亡讀無。孔子說：「吾猶及」，他說，我還趕上、趕到了。趕到什麼呢？「史之闕文也」，史，一般講史官、掌理史書的官員。闕文也，闕，外面加個門字，跟普通的那個欠缺的缺字是同一個字。文，在這裏講就是個字。古時候，管理史書的官員，他看見有疑問的字，就把它缺在那裏，不要勉強的解釋，是闕文。這裏這個史字，可以把它解釋為管理史書的官員。也可以說，這個史直接指的就是文字。直接指這個文字，怎麼講法子呢？孔子說，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」，古時候有一些字，我有時候還有些疑問，還不認得呢。為什麼呢？古時文字各種的體，變化很多。這個史字就指的這個文字，既是文字很多古字，有些不認識的話，那就不能隨便的勉強解釋。這又是一種講法。下面，「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」這是個比喻的話。比喻什麼呢？看見古時候文字，有不認識的字，那就缺在那裏。就如同一個有馬的人，自己不會駕御這個馬，而把這個馬借給別人，叫別人把這個馬訓練訓練。古時講調御，調御，把它調

理，那意思就是訓練。訓練好了，自己來乘這個馬就安全了。如果不肯叫人家調理，自己又不會，又不肯叫人家調理，這個馬沒有經過訓練，他又騎上這個馬，或者叫馬拉車子，這就有很多危險。拿這個比喻什麼呢？世間很多人，別說很多人，最多數的人都是如此：強不知以為知，不知道的事情，自己強說我知道，實際上他不懂，不懂冒充懂了，事情就作不好。冒充懂的事情來教人家，把人家也教壞了，這就是無知妄作。

這是雪公當初講的話，像這種無知妄作的人很多。我們就拿現在人認識字來講吧！我們要認識字很不容易的。普通我們認識一個字，只認識大家通用的那一個意思。把這個字，如果說全部的意思都認得，那很不容易。研究文字學的人就知道，比如說這個亂字，作亂、叛亂的亂字，它有兩個意思。作亂的亂是不好，另外跟它相反的意思，它是治理的治字。治理就跟這個亂、作亂是相反。周家，「予有亂臣十人」，亂臣不是作亂、叛亂的臣子。亂臣是治理、幫助天子治理天下的這個亂臣，所以這個字是兩面的。還有，再舉一個字，叵字，居心叵測的叵字。這個字大家都

知道，所謂居心叵測，這個人他的居心不可測的，為什麼不可測呢？你看這個字、造字的字型，它這叵字，是可字反過來。可字寫了，一橫一個口字，下面勾出來，是這樣寫法。把可字反過來，那就是叵字，所以叵就是當不可講。這些字，我們普通人你沒有研究小學，也就是沒有研究文字學，大家都忽略過去，就只認識它這個字的一面。再說一個諸字，這在《論語》裏面常常遇到，諸字是合音字。之乎這兩個字，或者是之於這兩個字，兩個音合起來，合起來一個字，分開來講，它就是兩個字。所以，這裏是「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」就是說，凡是遇到這些字，我們看到這個字用在這一句裏面，我們解釋不通，不了解，或者是，現在工具書很多，你就查字典。不查字典，你問問人家。問問人家就等於是，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這是比喻的話，我們世間學問太多了，我們學習的字、文字這些字也太多了。就拿中國字來講，從伏羲氏開始，八卦就是八個字，畫出來是八卦，你研究起來，八個卦，每卦就是代表一個字。到後來，夏商周三代，夏朝的文字、殷朝的文字，夏朝的文字，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的。殷朝的文字，大家知道：殷墟甲骨文，那甲骨文一直到現在，專門研究甲骨文的人，他只能認識多少，還有很多還認不得的。到周朝，

鐘鼎文，鐘鼎文寫出來，我們有很多認不得的。所以遇到這些情形，我們要虛心，不能強不知以為知，那就是在這裏講，有馬者，借人乘之，多問問人家，學問之道，要虛心，這也是教育的根本。教育，你教學生，就要教學生能夠虛心，不虛心的話，我們讀書，往往是望文生義，望文生義，那就害人。

這一章書就是這樣研究，我們求學、脩道，一定要虛心。脩道要是望文生義，強不知以為知的話，好了，把經典看一看，自己懂了。自己懂，你只懂得經文，知，還未見得是真知。就算真知，沒有下工夫來行的話，還是沒有用。那就是印光祖師常常講的，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。」未得，還沒有得到，謂，下面的謂字你就說，自己還沒有得，就跟人家說我得到了。自己還沒有證果，未證，我就跟人家說，我已經證果了，這是大妄語。這種大妄語，現在一般學術界的人，很容易犯，他把佛經看一看，佛經的文字我都了解了，其實佛經的文字未必就了解。剛才舉的那些例子，那個文字有正面的、有反面的，太多太複雜了。他只按照一般認識的一個意義，他以為把經文都看明白了。看明白經文是一回事情，自己有沒有下工夫來脩行，又



是另一回事。自己不下工夫脩行，怎麼能證果。所以我們讀這一章經，孔子教我們要解也要行，只解不行，那就是犯了大妄語，何況在解的方面，還未必真能夠解。由這看起來，我們學道，以至於在世間求學，你把孔夫子這章書看看，研究研究，幫助各位學道，非常重要。也可以辨別出來，我們學道要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。那些強不知以為知的人，他在學術界也有一些有名聲的人，他在大學裏教書，也有些名聲。你要拿孔夫子的話，拿佛家祖師所講的話，來跟他一對照，你就辨別出來，他是不是善知識。他是善知識，我們可以跟他學。他不是善知識，他在世間的學術怎麼樣的權威，我們也不要跟他學。這一層，你知道辨別了，你在世間求學、求道，那就不會走錯路了，這個路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，就走上正道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

請各位找到六百五十五頁，「巧言」，就是《上論》所講的巧言令色，那個巧言，花言巧語。能夠把沒有道理的事情，說得很有道理，就像古時候蘇秦、張儀那一類的。再說，少正卯他的言語就是巧言，把假的事情變成讓人相信它是真的事情，這都是「巧言亂德」。這一句就是一個意思，凡是以巧言，那種人他是亂德的。所謂亂德，教人家把這個德亂了，分不清楚，什麼是德，什麼不是德。想想看，我們問人家，什麼是道德，什麼是不道德，大家辨不清楚，是非善惡沒有了，失去一個準則，大家就跟著那些巧言的人，跟他學習，這是一句，他是亂德。現在你看看，社會上那些說的話、作的事情，那個都是巧言。讓你辨不出來什麼是德、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辨別不出來。

下面兩句，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」，這是對自己講的。忍，這含義很多。對於那種巧言亂德的人，你固然不要跟他學；也不要得罪他。這些小人，巧言亂德都是小人，你一得罪他，什麼時候他來報復你，你不知道。所以古人也講，可以得罪十個

君子，不能得罪一個小人，得罪君子，他可以包涵你，不跟你計較，得罪一個小人，他跟你沒有了的時候，他總是要報復你，這還是一方面的小不忍。所以遇到這些巧言亂德的人，你不要跟他正面的起衝突，不但不能正面起衝突，他發表那些言論，你也不要想反駁他，你一反駁他，這個災難就來了，這是小不忍。

還有這個忍，更重要。固然那些小人，這些小人並不是指貧窮、沒有地位的那些沒有道德的人，這個小人指的現在，或者他的地位很高，或者他學術的造就很高，這是這一類的小人。這個小人，他是不明大道的人，他學術地位再高、政治地位再高；或者他是財團的大老闆，財富最多，他不明大道，專門講的那些話，壞人心術的人，那都是小人。對於這種小人，你固然不能冒犯他，不能正面的來反對他，但是最重要的，要忍。忍什麼呢？對於這些人，他在社會上都有他的權威，儘管發表出來，世間人都相信他，都跟他學習。你要忍，世間所有的人都要跟他學習，都跟他、都受他影響的話，我是學道的人，我不能跟他學，你在世間就要忍耐。跟他學，那好了，順著世間，有名有利；不跟他學，不要名利。不要名利，說起來容易，作

起來，就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要忍耐，沒有名、沒有利。作的事情，那裏可以發財，那裏可以升官的，可以升官、可以發財，就要跟那些小人學。甚至於加入他的一幫，成為他那個幫派的一派，那你好了，你什麼都有。你不跟他學，你不加入他這個幫派，那都沒有。在衣食住行上面，難免就有窮困。窮困就窮困，我要守住這個道，我要忍耐脩這個道。就算天下人都跟小人學，你不跟他學。不跟他學，你就不要學著忍耐。

反過來講，小不忍，對於小人這些，你不能够忍耐，則亂大謀。小不忍，對於小人不能夠忍。不能夠忍耐的話，也就是說，他的那種小人之道，你不能跟他相反的話，那就是小不忍，則亂大謀，那就亂了大謀。大謀是什麼呢？我們一個人這一生要好好的規劃規劃。不懂道的人，他的規劃，怎麼樣在事業上發展，怎麼樣把這個人人生過得很快樂，如此而已，這算是大謀嗎？學道的人，大謀，謀就是規劃，規劃什麼呢，要想一想，我們得個人身不容易。得到人身，遇到善知識教我們學道，更不容易，這個就是大謀。想到我們到人世間來，不是這一生，不要只規劃這一生。

規劃這一生以後再怎麼樣呢？人死了以後到那裏去，這要規劃，這個就是大謀。大的規劃，我們現在得了人身，又能夠學道，那就好好的規劃，我們在這一生，我們學道要學好，怎麼樣把這個生死問題要解決，要求解決生死問題。進一步能夠學為聖人，這就是大謀，要規劃。你有這個大謀，要解決生死問題，要學作聖人。那個小不忍，就不行了，必得要忍。世間人都學小人，都向名利上面去追求，你要忍耐，不向小人學習，不向名利上面去追求，這要忍耐。忍耐之後，這個大謀就不會亂了，這就是我們學道的人。我們一言一行，我自己不亂，不亂你才有定工夫，我們念佛要學著一心不亂，在因地念佛要一心念佛，求其不亂。在果地得到一心不亂就證果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上講一心不亂，有從因地上講，因地學到圓滿了，就是證果了，那就是果地一心不亂。小不忍，則亂大謀；小能夠忍，大謀就不亂。大謀不亂的話，你就有定工夫，你學道才能成就。注重下面這兩句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，一定要忍。佛法行菩薩道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忍辱非常重要，忍辱之後，才能精進、禪定、有智慧。

○子曰：眾惡之，必察焉。眾好之，必察焉。

請看六百五十六頁，「眾惡之」，這一個人大眾對他，都是厭惡他，你不必跟大眾，你要察一察。來考察，這個人是不是為大眾所惡，他是真的不好嗎？要考察。「眾好之，必察焉」，假如這個人，大眾對於他都有好感，都好之。好與惡兩個是相對的，你也不必跟大眾一樣的來好，你也要好好的來觀察他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王肅的注解，後面《講要》裏面說，或許這個人，他是特立不羣的人，他被大眾所惡。大眾對他都不好，沒有好感。你要跟大眾一樣，對於這個人都惡他的話，你對於這個人，就冤枉了他。眾好之，王肅注解，或許某人他結黨營私，而被他同黨人所好。那好了，你不加以考察，不加以觀察，你也好，那就是跟著他同黨的人來好他一樣，對於這個人，你也不認識。

所以孔夫子講這兩段、四句話，就是教我們學道的人，不要隨著羣眾來受他的影響。研究心理學的人，他說，一個人到了羣眾之中不由自主。羣眾在那笑，你也跟著笑；羣眾在那哭，你也跟著哭。受著羣眾在那裏，把你牽著。牽著你在那裏跟



他一起哭笑，自己不能作主。一個人到了不能自主，處處隨著羣眾的影響，這個人，你在世間成為什麼人？所以孔子在這裏講，羣眾所惡的，你不要受羣眾影響；羣眾所好的，你也不要受羣眾影響。一旦投入到羣眾之中，你就自然不由自主了。你在沒有投入到羣眾之前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隨便投入到羣眾之中。平常你對於自己都要冷靜的來想一想世間一切的事情，對於自己的行為，對於自己思慮的事情，都要好好的、冷靜的來思考。不但對人，也要對自己，好好的思考，這才能夠自己不失主宰。人在世間作人、學道、辦事情，必須要冷靜的思考，不要受羣眾來挑起你不由自主的那個情緒。我們人不要起情緒化，要冷靜，冷靜之中，你才有定工夫，才能夠用出你自己本有的智慧。自己不能冷靜，沒有定力，那個沒有智慧。這個智慧雖然是從本性裏面起來的，但是受了羣眾影響，智慧絕對用不出來，所以在這裏，這章書是這樣的。孔子教：遇到羣眾的好惡，自己要好好冷靜的來觀察，觀察被眾人所好的、被眾人所惡的，你要冷靜的觀察。這是一體萬用，推廣這世間任何事情，我們都加以冷靜來觀察，這才真正自己能夠作主，人家講，現在民主，這個是真正求得自主，才是民主。

## ○子曰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

請各位找到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五十七頁。這兩句話根據皇侃引用蔡謨的注解，這個注解，我們雪公老師認為這樣講很好，他說，「道者，寂然不動，行之由人。人可適道，故曰人能弘道。道不適人，故曰非道弘人也。」他這講，一個是上一句，人能弘道；下一句講，非道弘人。道是什麼呢？根據蔡謨的解釋，道是寂然不動。寂然不動是引用《易經》裏面，孔夫子寫的〈繫辭傳〉的話。《易經》創造者就是伏羲氏，到後來周文王、周公用文字來解釋，解釋卦爻。但是這都沒有把《周易》、原來叫《易經》，沒有把《易經》的本體用文字說出來。到了孔夫子的時候，寫這個〈繫辭傳〉，就把《易經》的本體定一個名字，叫作太極。太極就是，學佛的人都知道，人都有真如本性。太極是《易經》的本體，也就是我們人人都有本性、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究竟怎麼解釋呢？孔子就講到：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這是講《易經》的太極。太極在那靜態的時候，寂然，寂是安安靜靜的，在那裏不動，寂然不動。寂然不動，有感才有應。人人都有道的本體，寂然不動這個

太極，都是在那裏不動的。但是要日常行為有動的時候，就感了，感而遂通。就是我們任何一個人，你不能說，我就在那裏，一天到晚在家裏不動，實際上辦不到。每一天都有言語、行動，這就是起作用，感而遂通就是起作用，作用還談不到。在起作用之前，就起那個相，這個相是什麼呢？就是陰陽兩個相。起了陰陽兩個相的時候，然後這個相就有觀照的作用，這還是照，還沒有作用。一個是寂，一個是照。

聖人，他在寂的時候，就是寂然不動。聖人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他當然要起相，起相就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就是起了照的作用。聖人這個照，那就是一片大光明，自己對於天下事情清清楚楚的。由自己的本性起來這個相，也是一點污染都沒有，就是寂照這兩個字。聖人根據寂照來教化眾生、就起作用了。他起作用的時候，也是照，沒有變化，完全是從本性裏用出來；但是我們凡夫眾生就不同了。眾生很多，六道眾生，我們就講人道眾生吧，我們人道眾生的任何人，當然，本體是一樣的，是寂然不動的。由本體起這個相，也是照，但是這個照污染了。人人都有私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被這個私心一污染了，他這個照不明白了，失了照的作用。所以在這

裏講，聖人到世間來，他那個照完全是本性，沒有污染。來教眾生就教眾生，把眾生的那個污染的東西，把它去掉。這在佛法來講，那個污染就是無明，就是對於自己本性不覺悟，這就起了無明了。這在馬鳴菩薩《起信論》裏就講，「一念不覺，而有無明」，這個無明怎麼來的呢？《起信論》裏面有三細相、六粗相。三細相，最初這個念頭一動，那個動，動就是業相。造作種種事業的那個業，一動就是業相。動了不停止，繼續動，然後再有轉相。轉就是由業相再一轉，轉再出現現相。業、轉、現。業就是在那裏動，再出來就是轉、現兩個，就是一個能見相、一個所見相。能見相，自己的心裏能夠見到一切外面的東西。所見相就跟能見相同時出現，內心中現出來的那種境界相，這是三細相。由這個三細相再轉六種粗相，就是有了無明了，業相動就是無明，無明出現見相轉境界相，能見相、境界相，再由三細相，六種粗相，那無明得更是深厚了。

所以要了解這個道的來源，就是我們眾生，雖然有寂然不動的那個真如本性，就一動的時候，動就是無明，就是業相，為什麼動就是無明呢？聖人，他不但是一

動，再動，怎麼樣動，他都不是無明的，他都是照。我們普通的凡夫眾生，一動就是迷失了自己寂然不動的本體，無明業相起來了，無明業相起來，接著就是能見相、所見相，能見相也是虛妄分別，所見相也是隨時在那變動，是假的。所以「人能弘道」，要把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，寂照這個本體的相，由本體起了觀照的相，我們凡夫眾生對於自己都不明瞭，不但本性不明瞭，就是起了業相、能見相、境界相通通不明瞭。有了這個無明業相，能見相、境界相，這個無明起了之後，自己都不明瞭。不明瞭就有生死，生死怎麼來的呢？就是由這個無明業相，不了解自己寂然不動的那個本體，感而遂通的那個照，不明瞭自己這個寂照，所以有生死。聖人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就是教眾生能夠覺悟，覺悟自己有寂然不動、感而遂通的這個照，寂照，這是本有的，這個叫作道，這個道是要人來弘揚。弘就是把這個道理講明白了，然後由學道的人，把寂照這種兩個相，把它先覺悟，覺悟之後，然後脩行。怎麼脩行法子呢？就是把不明瞭寂照，而起業相、境界相等這些，這都是無明，把無明去掉。無明有根本無明，有枝末無明，枝末無明就是見思惑，根本無明就是業相最初的那個根本無明。



這個道說起來，道是在那裏，道的本身它不會跟人家講的，要由人來弘揚，由聖人來弘揚，弘道。所以講得徹底的話，必須由聖人來把這個道理講明白。不是聖人的話，最低限度也要到馬鳴菩薩那個境界。馬鳴菩薩、第八地的菩薩，那是法身大士了，他講得出來。我們普通人，我們這個無明，別說根本無明，那個枝末無明也滿滿的在那裏，枝末無明、見思惑一品都沒有斷。但是我們從經典裏面，孔夫子所講的話，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裏所講的，我們按照經文，了解這個理了，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脩行。雖然自己還沒有證果，還沒有到這個境界，也可以依據孔夫子，以及馬鳴菩薩他講的這個道，把這個道理，自己照這樣脩，也可以轉告他人，教他人來脩。這個當中有一點要注意，必須根據孔夫子所講的、根據馬鳴菩薩那個法身大士所講的，以他作為根據，不以他來作根據的話，我們自己隨便發議論，你這是沒有根據的。你是自己的虛妄心說出來，那個不足為憑。這樣看起來，人能弘道，由聖人來弘。我們沒到聖人地位，我們明瞭這個道理，根據聖人所講這個理，我們也可以轉過來勸化他人，這都是人能弘道。「非道弘人」，道，它不像孔夫子那樣來講出來，道就是寂照這兩個相。寂是安安靜靜不動的、寂然不動的；照是起來



要起作用了，現出一個觀照的相。這兩個相，它不會跟人家講的，它不會開示人家的，開示必得由聖人來開示，所以非道弘人。

從這一點來講，這對於我們學道大有作用。我們弘揚儒家的學術也好，弘揚佛法也好，我們所以能夠把這個道理跟人家講一講，這必須要憑據孔子講的話，在佛法裏面就是根據釋迦牟尼佛講的話。雖然沒成佛，證到法身大士，根據他講的話，這才可靠，這都要有根據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可以自行來學習，也教化他人來學習。雖然能夠自行化他，自己必須了解，我們只根據經典裏面了解這個道理而已。自己連這個法身，只是了解一點點道理而已，那個法身自己要見到，不容易的。這就是避免現在有很多人，這個《論語》一般人不講了，儒家的學術現在都沒人講了。就講佛法吧，那些學術界的人，把佛經看一看。看佛經，文字他看看明白了，他不知道這個文字裏面記載脩行的道理、脩行的方法，那都是佛所講的在裏面。你只了解經的文字，裏面那個道理，自己還沒去實行，沒有去脩的話，那個經文也懂得不透徹。要了解這個經文的話，必須自己明白這個經文之後，還要按照經文來脩行，

就是解與行並重，這才可靠的。所以在這裏，我們跟人家講，介紹這個道，要了解這個，只是了解這個理而已，行呢，還是必須自己來慢慢的脩行，也要把這個道理告訴人家。你明瞭這個理，還要同時來脩行，這樣才可靠。

剛才這種講法，是我們雪公老師，一方面是選擇古人所講的，再方面，他老人家講的找出根據出來，從《易經》裏面，從其他各方面找出來，才有這個講法。你聽過之後，再有時間，再看看別人的注解，你看人家的注解注得對不對，你就分辨得出來了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

請看六五八頁，過這個字，好像上次我跟各位講那一章也講過了。真正說起來，只有聖人才沒有過，聖人以下誰都有過。這個過，這章書跟前面講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有些關係。前面講，人能弘道，這個道不能夠自己來弘揚，那個道是寂照，非道就是寂照。凡夫眾生失了這個寂照，都是無明，有無明就有過，有無明就有生死。凡夫不管在人間、在天上、在下三途裏面，還有阿脩羅，在六道裏面都有生死。這個人生死輪迴的凡夫眾生，沒有一個眾生沒有過。小過，就是日常生活之中，處處都有過。說的話傷害別人，自己也不知道。辦的事情，勞師動眾，自己好大喜功，妨害了別人，要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的私心，這都不知道，都是過。這還是小過。大過是什麼呢？就是孔子講的，「五、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，什麼叫大過？大過就是生死大過。這個生死大過，聖人才無過。聖人、孔子、佛。佛當然不必講，跟佛學的一些登上地的地上菩薩，六道裏面的生死都了了，可以說無大過了。其餘的人，小過、大過都有。小過是天天在犯的小過，自己還不知道，大過自己也不知

道。一般人說，人死了就死了，死了以後又再到人間來，這都是迷惑顛倒的話。死了以後，在這一生不學道，盡作些損人利己的事情，下一回再想到人間來，那是妄想。一般人不學道，所以小過、大過都不懂。我們在這裏學《論語》，就懂了。

「過而不改」，人有過而不改，「是謂過矣」，這就是過了。這個過，前面也講過，我們凡夫眾生不知道寂照這個體。一起念頭，對於這個寂照不明瞭，就是業相。業相就是無明，無明一起來就有過失。小過失就是一切損人利己，大過失就是生死輪迴。過去雪廬老人在這裏講的時候，他講，馬鳴菩薩講一動就是業相，然後有能見相、境界相。儒家經典有，他老人家講《大學》，就是四書裏面的《大學》，《大學》也是《禮記》裏面的一篇。《大學》裏面講，「格物、致知」，格物，格是什麼呢？格當到字講，當來字講。物呢？物就是境界。格物，那個物，雪廬老人在《左傳》裏面找出根據了，物就是一種記號，它沒有形象的，就是標記的記，就是記號而已。這種記號再講得微細就是念頭。格物就是當這個念頭起來了，格物就是一般講起心動念的時候，格就是起來，物就是念頭。致知呢？馬上就能夠辨別，起的這

個念頭，是妄念還是淨念。聖人教我們，《大學》裏面，《大學》是曾子作的，曾子是直接從孔夫子那裏學來的。曾子講，格物、致知，念頭一起來的時候，就要致知。致知就是辨別這個念頭是淨念，還是妄念，大概我們凡夫眾生，起念頭就是妄念。妄念就是小過失，平常我們處處損人利己。大過失就是生老病死、生死輪迴。孔子在這裏講，過而不改，有這過失而不改，是謂過矣，這就是過了。那就是說，凡夫眾生起念頭就是無明，就是生死大過。小過失更不必說了，那多得很。普通人不知道，小過、大過都不知道。

這裏講，孔夫子教學《論語》的人，學道的人，你既然學《論語》、學道了，知道這個過失了。不學《論語》、不學道的話，這個過失自己不知道。學了《論語》，聖人所開示我們的這些道理，我們明瞭了，我們要學道了，學道首先就要知道這個過，知道這個過，就要改。怎麼改法子？那就要先把這個見思惑，把它斷除掉。見思惑很多，有見惑八十八使，有思惑八十一品，分開來還是很多，多得很。就拿見思惑來講，貪、瞋、癡，貪瞋癡就是由無明起來這個煩惱。我們改過，怎麼改，就



是把貪瞋癡，把它斷除掉。斷除談何容易呢？真正把貪瞋癡，貪瞋癡是八十八使，加上思惑，要真正全部斷除，絕對不是這一生能夠辦得到，要多生多劫才可能。要改，改，雖然見思惑一下斷不了，但是心嚮往之，我們這個心，總是要心心念念的：我要改過，改過就要斷見思惑，見思惑不能馬上斷，先要伏惑，要把惑能夠伏得下去。跟曾子學的子思子——孔子的孫子，子思子作的《中庸》就是根據《大學》來的，子思子講到後面講「致中和」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後面要致中和，致中和就是見思惑還沒有能夠斷的時候，先要把它伏得住，不要讓那些煩惱、見思惑起來。見思惑起來的作用就是喜怒哀樂，喜怒哀樂都是煩惱，喜怒哀樂人人都有，起來的話，馬上把它伏得住，不讓它再繼續，這就是《中庸》教我們改過的一個下手的工夫。明瞭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的這個改過，重要的，雪廬老人就講，知道這個過的來源，就歸到《大學》所講：格物、致知，我們凡夫眾生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。人人都會起念頭，起念頭就是妄念，這個時候就要覺悟。那一個眾生起心動念都是虛妄的，這時要致知，就是要覺悟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。雪廬老人又講過：中國的禪宗，早期是觀心法門。觀什麼心，觀虛妄心。那就是我們

凡夫眾生念頭起來，他就觀這個念頭。念頭起來，觀這個念頭，從那裏起來的，然後又消失在那裏、落在那裏。這一個念頭起來又落了，又失掉了，再一個念頭又起來，又落下去了。他就觀這個念頭，他就觀虛妄分別這個妄念。久而久之，妄念沒有了，淨念出現了，他就悟了。我們本來這個念頭就是這樣，這就是見性。他是用這個工夫，到後來觀心的工夫用不上了，他才改為參話頭，這是雪廬老人過去講的。

所以我們在這裏，孔夫子講的，「過而不改」，你學道的人知道道了，也知道這個過了，你不改，那好了，「是謂過矣」，那就是不知道生死從那來的。你不按照聖人所講的辦法來改的話，那就永久的是謂過矣，那就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吧。不但生死輪迴，在人道的眾生，他不知道這個過，他處處損人利己，處處詐欺人家，來實行霸道，來侵佔人家。下一輩子，人身都保不住，他一定是墮落三途裏面去。這樣一想，是謂過矣，這一句話說得多麼嚴重。但是聖人講的話，非常溫和，就在這個溫和的語氣之中，我們了解，我們既然學道了，必得要這樣改。改就是先伏得住，不讓煩惱起來，然後進一步逐漸逐漸讓它斷除。斷除決不是這一生能夠斷得了

的，慢慢來。速斷，趕快斷，有辦法的，那就是大家學佛，學念佛法門，那就是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斷。

○子曰：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

現在請各位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五十八頁，孔子說「吾」，孔子自己稱呼自己。「嘗終日不食」，嘗是曾經，他曾經終日，整天的不吃飯。「終夜」，一整個夜不睡眠，「不寢」就是不睡眠。這樣幹甚麼呢？「以思」，思是用腦筋在那裏思想。「無益」，整天的不吃飯，整夜的不睡眠，在思想某一樁事情，但是沒有益。「不如學也」，後來才想，還不如學。學是什麼，學是要讀書。前面講，憑自己這樣想，還不如看看書。這個書，尤其是中國古時候那個書，都是經書。學學書，看看書，這樣的話，一邊思，思是研究，看書就是幫助自己來研究。研究一樁事情也好，研究一個道理，這個都要讀書。所以書裏面記載的都是古代聖人，三代以前的堯、舜，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三代叫作王，所以夏商周三代，叫三王。三代以前叫作帝，五帝，五帝就是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。五帝講法不同，這是一種，其中一種，那都是聖人。所以，不如學也，孔子講，不如多讀讀書，知道古人、就是指的古聖先王，從書裏記載的古聖先王這個道在當中。看了古聖先王之道，再加以研究、思，這就好了。

學問之道，聞、思、脩。聞就是學，學習古聖先王那些道；思就是研究，又聞了，又思了；然後脩，脩就是正式來脩行。這個無論儒家的、無論佛家的，都是這個程序。佛家只講簡單，聞、思、脩。儒家裏面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，分開來細一點，詳細的講。把它簡化了，就是聞、思、脩。孔夫子在這裏講，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」，單是思，不去聞，那不明瞭。必須有聞、有思，然後脩行才靠得住。既不聞，只憑著自己思，那個沒有根據。沒有古聖先王那個道作根據，自己思都是虛妄分別在那思。然後再照自己虛妄分別的來實行，那完全錯了。孔子在這裏講，就是聞、思、脩。必須聞，加以思，然後這個脩才是正確的。這在今日之下特別重要，無論講佛經、講儒家的經典，不聞，不學學經典上那個先王之道，和佛菩薩講的道，只靠自己在思，自己發揮議論，那個議論發揮的都是虛妄分別。我們讀這章經，就了解這個當中必得要聞、思、脩。

○子曰：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  
君子憂道不憂貧。

請看六五九頁，這一章經，一般講，你要看看一般的注解，無論是漢儒注的、宋儒注的，都沒有把孔子講的本意注解出來。所以大家研讀這一章經的時候，要特別注意了。這也是我們雪公老師講這一章經，他老人家講《論語》，不只一次講。開辦論語班講《論語》之前，他講過好幾遍。在中興新村也講，在其他地方也講過。那時候講，隨時講，隨時對於這一章經，看古人的注解，雪公老師看看前後兩個「君子」，中間，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」，對不起來。整章這樣講，這幾句話不通順。古人注解，你按照古人注解那樣學、來看，不通順，怎麼學法子呢。古人注解不必講它了，漢儒的也好，宋儒講的也好。現在為了節省時間，就按照雪公老師他的講法，他老人家先從這一章經的文法上面來解釋，先把文法講清楚了，然後再講其中的這個道理。文法是什麼呢？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」，謀這個字就是圖謀。圖是有什麼計畫，謀就是心裏有一個，好像畫一個圖一樣的。謀，圖謀，



也就是求的意思，謀道就是求道。憂這個字，憂是在謀道之後，謀道是求道，求道之後，懂得道了；憂道，憂道什麼呢？要怎麼樣衛道，就是把這個道保衛起來，不讓這個道喪失掉了。一個是謀道，一個是憂道。記住，謀道是要求道，憂道是在求道以後，要憂患這個道能不能夠保護不要失掉，所以憂道是在求道以後。這兩個，一個謀道，一個憂道。

明瞭之後，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」，耕是耕田，耕田要收穫，要維持生活。餒在其中矣，一般的講法，耕田是為了自己生活所需，餒在其中，你這耕田有時候有收成，有時候遇到饑荒之年，沒有收成，那也有餒。餒是飢餓，耕田的時候，有時候也遇到有飢餓的時候，其中就是指的耕田，這是一般的講法。記住，這是一般的講法，這個其中，其中就是指的耕田。換句話說，一般注的是這樣：耕田免不了也有饑荒、收成不好，那也有餒的時候，這是解釋其中。

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」，求學的時候，學問學好了，可以出來為仕。仕就是士農工商的士在左邊加一個人字邊，古時候講，在讀書的時候是士人，書讀好了出來

作官，叫作那個仕，就是加個人字邊那個仕。學也，你書念好了，可以出來作官了，俸祿就在其中，就有俸祿。你在學的時候，這可靠。就跟前面講，耕也，也有餒在其中；學是可靠，你只要學，學好了出來作官，一定有俸祿，祿在其中，祿就在學之中。古人講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」祿在其中，一般注解就把這其中，放在耕之中，把其中放在學之中。

這樣講法變成什麼呢？大家耕種不可靠，只有求學將來作官才可靠。這講法，我們雪公老師看這講法不通。自古以來，耕田，周家的始祖——后稷，教民稼穡，就是教人家耕種。大家都不耕種，都去求學，大家都去作官，這講不通。所以他老人家研究，首先把前後，謀道是求道，憂道是要衛道，保衛這個道，不要把這個道失掉了，這兩句研究清楚了。中間這兩句呢？他老人家把其中這兩個字，其中的中字，不是指在耕之中，也不是把其中指的在學習之中。中是什麼？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的那個中，中指的心，心中。

這意思就是說，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」，你一般人耕田，這指的不是謀道的人，

耕田是為了自己求生活。謀道的人也去耕田，為什麼呢？怕自己的生活沒有資源，所以去耕作。耕作，這個餒在其中，心裏就想，這個謀道的君子，既然去耕作，耕作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農作物有收成的時候，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能夠維持。餒在其中，心中就是想著不要受飢餓。謀道的人一去耕作的話，他心裏想，不要遭遇飢餓。但是這樣講，在普通人、不學道的人這樣講是可以的。在學道的人，你既是心裏想著免於飢餓，要去耕作。那你耕作，心思就用在耕作上面，道心就失掉了。你心裏就在那種田吧，種田就可以免於飢餓。這樣一想，那個謀道就落了空了。真正謀道、求道的人，像顏回。雪公老師就舉出顏回，「一簞食，一瓢飲」，居在陋巷上面，「人不堪其憂」，別人看到的話，覺得這種生活，貧窮到這樣，人家覺得受不了，但是你看，《論語》裏面記載，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顏回不改其樂，樂的什麼？樂的就是道。他在求道，心心念念的就在道上面。有了這個道，生活，衣食住行，這個不放在心上。顏子是這樣，他決不患著恐怕自己沒有飯吃，沒有衣食住行等等。他心不在上面，心只在求道上面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，就是這個講法。你是謀道的君子，你不能為著免於飢餓去耕作。你一旦去耕作，你的心就在耕作上面，謀道就失掉了，

意思在這裏。

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」，求學，為什麼祿在其中矣，這是根據下面一句來講的。一般人講求學，將來可以作官，可以得到俸祿。這個意思講，如果是求學目標定在，將來作官得到俸祿的話，這個不合乎君子憂道不憂貧這一句。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」，君子當然要求學，你這個求學是要什麼呢？為的是要使這個道，前面講求道，現在講憂道，是憂患這個道在世間保持不了，他要保衛這個道。既然要憂道、要保衛這個道，你求學就不必講究俸祿；求學講究俸祿，心就是在俸祿上面。心不在俸祿，才能談到憂道，才能使這個道永久存在世間。孔子他是憂道的，怎麼憂道呢？孔子他講學，《論語》裏面發表言語，對弟子講的那些道，他有根據的。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」孔子這個學術就是從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這樣來的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，堯、舜代表五帝，文、武代表三王，都是道。憂道，孔子遇到任何不好、危險境遇的時候。境遇就是外面環境，遇就是遭遇，遇到外面惡劣境遇的時候。孔子講，「文武之道未墜於地」，文武之道還沒有墜落下來。文武之道在那裏呢？孔

子有志願把五帝三王之道，能夠把它傳下去，這就是憂道。憂道不憂貧，是憂慮自己要把這個道，能不能夠保護下來、弘揚出去，使這個道永久在世間。君子只憂這個道，不會憂慮自己是否貧窮；貧窮，君子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君子不把這個貧窮放在身上。那就是不像一般人講，「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」，不必講究俸祿，他是憂道，一心一意的要把這個道能夠保存下來，弘揚出去。所以這兩段，前面講君子謀道，既是謀道的話，你不必想著自己生活問題。後面講衛道、弘揚道，那就不必像一般人要讀書，讀好了有俸祿，心不要放在那個上面，要放在憂道這方面。

這章書講的，你看，照雪廬老人這個講法，前人都沒講過的。他老人家先從文法上面，把這個文字解釋清楚，再講其中這個道理。一個是求道，一個是衛道，重要。我們世間不明瞭道的人，不知道求道，更不知道怎麼樣衛道，世間人一般都是這樣。孔夫子聖人到世間來，他教人家求道、衛道。唯有求道、衛道，無論是求道的人自己，衛道的人自己，以及他教化別人，才使得世間這種生生滅滅的，人與人之間互相詐欺，國與國之間，大國家都要行霸道。現在的大國家行霸道，絕不是像



我們古時候那個霸道。古時候，齊桓公、晉文公他的霸道是要尊王攘夷。尊王，王是周王、周天子，周天子他這個政權是代表王道，王道絕不會滅人家的國家。現在的霸道不是這樣。現在霸道，太平洋、大西洋都有他的艦隊。那個國家對他不好，他就用艦隊來對付它，這個霸道絕不是王道。所以，孔夫子在這裏講這個謀道、憂道，注重這個道，一定要在人間，我們要求道，也要保護這個道，弘揚這個道。然後在政治方面，你這個道就是王道。

在個人脩行方面，你才能夠學作聖人。中國這個王道，像武，武這個字，武是止戈為武。戈是干戈、是武器，止，別的國家來侵略你的國家，就拿我們中國來講，外面的國家來侵略，我們不能不抵抗，抵抗什麼呢？抵抗是保衛我們自己國家，把它那個艦隊，把它退出去就算了。我們不去學他們，止戈，他來侵略我們，我們讓他止得住，不再進一步侵佔、侵略我們就好，這叫止戈為武，這是王道國家。王道國家在政治上是這樣，在脩道上面，我們不講暴力。武，跟武相反那就是侵略人家，侵略人家必得要行暴力，講潛艇、艦隊，水底下、水上、空中，這都是暴力。我們



中國固有文化，絕不講這一套，為的那些都是與道相反的。講那些，好了，世界永久沒有和平，世界永久有這些侵略者。講到脩道的人，你要學那一套，把這個道遺失掉，自己都永久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、輪迴不斷，這個道重要就在此。今日之下我們看看，全世界的人，除了我們講究固有的王道之外，其餘的講那個霸道，而那個霸道不是我們過去春秋時代那個霸道，這是現代的霸道，所以這個道重要在此。

○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

請翻到六百六十二頁，孔子說，「及之」，「守之」，這些之字，按照《集解》包咸的注解，當作官位來講。清朝毛奇齡的〈論語稽求〉篇，他也是這個講法。他講的是，這個是為著有天下國家者講，跟他講的差不多。凡是有天下有國家的人講，天下是天子，國家是諸侯、是國君。「知及之」，知是當智慧講，你用你的智慧可以得到天下，或者是得到國家，及之，指的位子，你的智慧可以得到天子之位，或是得到國君之位。但是，「仁不能守之」，你不能以仁來守住你這個位子。「雖得之，必失之」，雖然得到天下、得到國家，你不能以仁來守持，不能用那樣守的話，守不住，然後天下國家還是失掉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」，比這個好一點，那就是憑智慧能夠作了天子，能夠得

了諸侯這個位子，也能以仁來守住這個位子。但是，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」，莊是莊嚴、莊重，自己莊重。涖是涖民，你面對民眾不以莊嚴來治理民眾。則民不敬，老百姓對你不恭敬。老師、雪公在講這一段的時候，不但是天子、諸侯，我們普通人對人都要莊重。不能跟人家講話也好，接觸也好，見面就笑。見面就笑，古人講，「脅肩諂笑」。我們普通人跟人家講話也好、討論學問也好、談事情也好，要莊重。見人就笑這是西方的現代人倡導的。在雪公老師講這章經的時候，正是提倡微笑運動，還沒講話就對人先表示微笑，雪公老師講這個不可以。應該跟人接洽事情、談論問題，尤其是對於長輩，自己要莊重，雪公老師那時特別講這一條。這個是講在位的人，你不莊以涖之，那不行，不恭敬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又能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也能夠知及之，也能以仁來保之，保持不要失掉。又能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你行動的時候不按照禮，還是不善，一切行動要合乎禮。禮什麼呢？雪公老師那時候講，我們見到出家的僧人，我們對他要拜，拜的時候要到裏面，不能在外面見面就拜，到道場裏面，

或者在房屋裏面才拜。你拜的時候應該要三拜，那個法師講，一拜；你一定說，我非三拜不可。那就不行了，他叫你一拜，他就是命令你，在禮上，你就要尊重他的命令，就是一拜。你一定要說，我非三拜不可，那就違背他的命令了，這就失了禮。這個禮不容易的，要作到恰到好處。禮要好好的學，我們雪公老師有一本《常禮舉要》。就是從《禮記》裏面摘要下來的，各位有時間好好的研究研究《常禮舉要》。這一章書一層一層的分析，最後這個禮重要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○子曰：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第六六三頁，我們現在往下看古人的注解。「小知」，按照何晏《集解》，小知，對於小事情他知道。大事情，尤其是講脩道這一方面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小知，他的能力只知道一些細小的事情。「大受」，就能夠接受大責任，所以他能夠大受，受是承受很重大的責任。這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。

「君子不可以小知」，你要拿小的知識來看看他是不是君子，這個不足以了解君子。「而可大受」，君子他的細小的這些知識，有時候他也許不那麼注重。但是你不能說，不可以小知，也不可以大知嗎？那不然。君子他的知識、他的學問廣博得很，既廣博又深入，他是大知，大事情他了解得非常透澈。因為對於大事情，特別對於道這一方面，他知道非常透澈，所以他能夠大受，再大的責任他都能夠承受，這是君子。相反的，「小人不可大受」，你要把重大的事情交給他辦，辦不了。但是可以小知，很細微的、小的知識，他知道的很多。



你拿現在世間這些現況來講。現代的那些流行語，說話之間有些流行的話，一般正規的君子也許還不了解，小人知道很多。就文字來講，火星文，向來讀聖賢書的人，他不注重這一套。你跟他講，你認識不認識火星文，君子不見得就認識了。但是，現在一般不學道的人，他知道的很多，舉這一個例子。再講那個事，現在怎麼呢？說某某人很酷，酷這個字，酷是冷酷的酷，君子也不見得就了解，可是現代人都知道酷。酷好像是外來語，外來不是酷，是教人家一種和善、可親、很涼爽的意思。這個意思君子不見得就了解，這個例子很多。所以，小人他可以小知，你要拿這些小的知識來問小人，他知道很多。但是，你不能憑他知道這些事情很多，你就可以把這大事情交給他，他一定辦不了。什麼大事情呢？就世間法來講，叫他辦重要的事情，正當的、重要的事情；就出世間法來講，教他脩道再來教化他人，這個他辦得到嗎？這都是大受。從這些地方，孔子教我們要辨別君子、辨別小人。

再講得淺近一點，你要是一個機關的首長，你要用人的時候，不能說是這個人對於你，什麼事情辦得都叫你很滿意，這種人要特別小心。他辦你個人的事情，他

迎合你的意思，辦得很好。真正公家的事情，他心不在焉，他專門是對你本人來的，這樣的人你不可以用他。捨棄正當的公家事情，在那裏不好好的辦；專門對你機關首長本人來逢迎你、迎合你的意思來辦，這就是小人。這章書，特別在現在，你是當機關首長，你用人的時候要注意了，脩道的時候，我們脩道總是要親近善知識、遠離惡知識，拿這個在這裏辨別，誰是善知識，誰是惡知識，這個可以辨出來。

現在翻過來六百六十四頁。古人也舉出一個例子，供大家作參考。《淮南子》，《淮南子》是古時候一本書，它那裏舉一個例子。「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，虎之不可使搏鼠也。」它是一個狐狸，是狸貓這一類的，你叫它來搏牛，跟一條牛來打鬥，這個狸怎麼打得過牛呢。但是這個狸很狡猾，它的小聰明、小動作很多，真正叫它面對牛的那種大的重任，它就不行了，沒門了。反過來講，虎，不可使搏鼠也，你叫山上那個老虎跟一隻老鼠來打鬥，這也是叫這個老虎空費了力氣。那個鼠在地下很快就逃避掉了，老虎甚至於眼睛都還沒看到，它就閃開來了。這就是，「君子不可以小知，而可以大受。」虎它的力量那麼大，比喻君子可以作大事情。鼠比喻小

人，它的動作又快，遇到虎，它就不敢跟虎來搏鬥了。可是它遇見那些小動物，甚至於在人的家裏，它偷吃東西很厲害，這是小人可以小知，而不可以大受，這兩個比喻很好，從這比喻我們認識君子、認識小人。那就是說，千萬不可以，那個人說話說得很好，很能夠吸引人。現在不都是嗎？無論在那個場合裏面都要演說、講話。任何場合裏面，公家的場合裏面、私人的，都是要講話。講話講得好，這個人真是不錯，這個人很有才能。可是你真正要想替國家用一個人的話，這種人你要特別小心。當然言語說得好，他有辯才，當然他有他的辦事能力。品德也好，但是又有辯才，又有品德的話，在現代人，不能說沒有，那太少了。現代，多的只是表現他的口才，那就是《論語》前面說的巧言，花言巧語那一類的。他這種人不能辦事，或者是為機關長官個人辦事，不是替公家辦事，這可以看得出來。

○子曰：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現在看六六四頁這一章，我們人在世間生活，當然要有生活的那些物資。但是太多了，衣食住行，就現在來講，還加上育樂，那就多了。但是要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兩種東西，一個是水，一個是火。水火，這兩個任何人都少不了，「民無水火不生活」，一般人民沒有水、沒有火，他就生活不了了。從古時候到現在，水火都少不了。現代不用柴火，但是用電，用電也是火。

這裏講，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」，一般，民就是指的一般人，普遍的指任何人都是。他在仁這一方面來講，甚於水火，人須要學這個仁，比須要水火還要重要。水火，一方面任何人少不了它，但是，要用得很恰當。用得不恰當，它有不好的一面。不好的一面怎麼樣呢，「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」，蹈，表示說，水對於我們有用的，我們飲食都少不了。古時候行船，這個船在水裏面，用水把這個船載起來。但是用得不好，蹈水火，你這個船，用得不好，翻船了。翻船就是翻到水裏面，別

說船，連人都被這個水淹死了。所以古人講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舟是舟船。火，古人用火煮飯，他是用火在鍋底裏面燒，菜飯在鍋裏面，這用得很恰當。不是如此的話，這個人他就要跳到火裏面去，蹈火，不就被這個火燒死了嗎。所以用得適當，水火，那就是我們少不了的，對於我們有用處；用得不適當，那就是害人，就是被水火淹死了、燒死了。但是，仁不是如此，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」，蹈仁，學仁要實踐，仁怎麼來的？仁，講到徹底，仁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人性，從本性起的作用就是仁，本性起的作用，這個仁，對一切都厚道。厚道，不能說，我憑空講，我待某人厚道，我待誰都是厚道，總要行吧。行就是實踐，就是一般講腳踏實地來行，腳踏實地來行仁就是蹈仁。蹈水火會淹死、會燒死；蹈仁，腳踏實地來學仁，學仁也就是把自己本性裏面這個仁開發出來，作一切、待人有好處。拿厚道待人，這就是實踐。你不能說，這樣實踐起來，到後來，實踐死了，那有這個道理。天天在行仁的話，行著、行著，自己行死了，沒有這個道理吧！所以孔子說，我還沒看見過一個人一天到晚，作一些事情都是對人厚道，這個人到後來死掉了。就是因為厚道死了，孔子說，我還沒看到過。



聖人只講到這裏為止，研究到這裏的時候，我們要研究了，你不研究的話，恐怕有人提出另外的意思來跟你辯駁，這個雪廬老人就想到了。想到什麼呢，他說，古人也有的。釋迦牟尼佛過去在學菩薩，行菩薩道的時候，還沒有成佛，他就把自己身體餵天上的鷹、老鷹，把這個身體供給老虎來吃，這不是殺身成仁嗎？還有那些中國的古時候，像忠臣烈士，寧願身體不要，他要成就他的仁。最顯著的就像文天祥，他寧願死，不願意投降，這都是殺身成仁。人家反對孔夫子講的，未見蹈仁而死者，明明有蹈仁而死。雪廬老人就說了，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已經是大菩薩了。大菩薩他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不但是度化人道的眾生，畜生道的眾生，他也度。所以當那個鷹子、天上飛的老鷹，山上那個老虎，他要來度化。那些老鷹、老虎要吃，釋迦牟尼佛就把這個身體供給牠吃。要知道，雪廬老人講，大菩薩都能化生，用變化身來供給這些野獸們，和天上飛的凶猛的老鷹。佛、大菩薩這個應化身可以變化無窮，這個問題可以解釋了，這個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作得到。我們一般人，現在也有人提倡要捐遺體、捐器官，他們也常常舉釋迦牟尼佛的例子。他就不知道，釋迦牟尼佛、大菩薩，他能夠應化身。我們現在一般凡夫眾生，



我們那個是應化身，我們只是幻化身，是業力幻化出來的。這個幻化身，器官一捐助的時候，那時候神識還沒有離開。等神識離開以後很久，那個器官沒有用了。捐器官的話，醫院裏面就在捐器官的人，神識還沒有走的時候，他就要把這個器官摘下去。這個時候，平常不了解，捐器官就捐吧。到那個時候，身體感覺得痛、想反悔，來不及了。所以現在講捐器官要慎重。會性老法師他說個比喻，很妙。與其在死的時候捐器官，不如現在沒死的時候，對於身體也沒有什麼大傷害，多多捐血好了。現在各血庫裏面很缺少，既然有志願捐器官，不如現在捐血好了。這個很好，這個比喻大可以教一般人覺悟。

所以我們普通人，千萬不要按照現在那些不明白道理的人，他隨便亂說。現在不是佛也不是大菩薩，一般忠臣烈士他不怕死，成就他的仁。就拿文天祥來講，他一投降的時候，身體就不會死了，而且還可得了很多高官、很高的官位，豐富的俸祿這樣的享受。可是，雪廬老人講，文天祥果然這樣投降、這樣享受，他就要墮落，墮落到三途裏面去。他堅持不投降，他寧願死。身體被人家殺了，殺身，這個身體，

人人都有死的時候，那一個人就是活到一百歲、幾百歲，還是要死。這個身體死了之後，他的仁成就了，成就這個仁了。殺身成仁，這個仁成就了。他身體雖死，他可以生到天上去，最少最少，最小，他的果報可以生到天上去。更重要的果報，如果是學佛的人，他就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。學普通法門的人，他無論生到天上，再到人間來，他可以繼續來學佛，成就道業，這是雪廬老人講的。所以這樣一研究，如果遇到一般人提出了問題，想把孔夫子這一句話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，想把孔夫子這一句話駁倒。我們根據雪廬老人開示的這個道理的話，我們就覺得孔夫子的話，怎麼會駁得倒，駁不倒。聖人講的話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駁不倒的。所以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這些地方我們就要把它研究得清清楚楚。不但研究得清清楚楚，而且還照這樣學，我們學道，才不會同流合污，才不會被世間那些污俗，來轉變我們的脩道之心，重要的就在這裏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當仁不讓於師。

請各位看六百六十五頁，一般講「當仁不讓」，當仁不讓就缺少下面兩個字「於師」。意思就是說，人在世間，尤其是學儒，孔夫子講，你學聖人之道，想把聖人學好，學為聖人，就在禮樂上面學。禮的本質就是讓，禮讓。一般世間人什麼事也不讓，所以現在人流行說：紅不讓。紅不讓，他不讓，紅不讓就代表現在人什麼事都不讓。但是孔夫子講的禮，在禮上學作聖人的話，就要讓。現在一般人不讓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自己一切的權利都不肯讓人家。凡是有利害關係的人、利害關係的事情，對自己有利的，他一概不肯讓。這一些有利的東西是什麼呢？不過是財產、發明某種東西中這個權利、財產權、著作權這些權利。這個權利，說徹底的話，享受這個權利就是增加自己的財富收入，如此而已，所以一般人都不要。但是，你要學作聖人的話，就把這些東西，名與利，通通讓出去。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這個本性都是聖人、都是佛。所以有聖人的本性、有佛的本性，我們現在用不到、用不出來，就是被名利這些虛假的東西障礙了、染污了。照孔夫子的教育，就把這些東西讓出

去。讓出去以後，我們本有的仁，本有的智慧就出來了，所以這個讓字特別重要。世間一切人都不讓，我們學道的人、學佛的人、學儒的人必須要讓。必須要讓的話，我們既然學儒，為了要開發自己的仁，我們都要讓，對於任何人都要讓。就其他的事情，都要讓。但是對於老師來講，有不讓的時候。不讓的事情是什麼？就是當仁不讓。比如說，這樁事情我們去作的時候，作這樁事情就是仁，就是當仁；不作這樁事情就是不仁，在這個時候，就是當仁。當仁，我們搶著去作。

不讓師，這有兩種講法，比如說，遇到這樁事情，你跟老師在一起。你不能說，請，老師請，叫老師先請。那裏，比如說，那個人掉到水裏去了，請老師先去救，那個就是讓師讓得不對了。這個事不必老師先請，就自己趕快去救人家，叫當仁不讓於師。還有，老師不跟你們在一起，遇到當仁的事情。古時候按照禮，不但當仁的事情，遇到任何的事情，要作的時候，要請示老師，可不可以去作。但是在這一種情形之下，當仁的時候，不能夠等待請示老師，趕快去作。人掉到水裏面去，你還跑到老師家裏去，請示老師要不要去救，也來不及了，所以不必請示老師，自己

就救了。救的時候，雪廬老人也講過，救的時候，你是當仁，也是不讓於師。但是要想想自己會不會游泳。自己不會游泳的話，一掉到水裏面就沉下去了，救不了人，自己被水淹死了，這個要考慮了。所以到水裏去救人，大前提：自己要有潛水的能力，這就是靠智慧。沒有這個能力的話，不必親自，趕快請別人，呼救別人來，由會水的人他來救。所以作當仁、行仁的話，自己要考慮。但是有例外，雪廬老人講，自己父母掉到水裏面去了，那就不管自己會不會游泳，就趕快跳到水裏面去，把父母救起來。這個時候要知道：這一分孝心，這個孝心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雖然自己不會游泳，憑著這個孝心、本性起的作用，他這個本能表現出來，不會游泳也會游泳了，也會把父母救出來。這是雪公老師特別講的，真正的發心使本性能夠起作用，他就有這麼大的能力表現出來。

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君子貞而不諒。

請各位看《論語講要》六百六十五頁，這一句話，貞，按照孔安國的注解叫作正字講，諒，就當信字講。「君子貞而不諒」，是一個君子，他守住一個正字。正就是無論在世間作事情、脩道，一切事情都講究一個正字。諒就是信，要守信用，說一句話必然要作得到，就是貞而不諒。按照一般的講，一個君子守這個正，守正就是道，就是正道。比如說，儒家一本重要的經典，那就是《易經》，漢儒注解，像虞翻注的，六爻站的位置不正的話，它就要調整。把不正的位置調整到正的位置，這才能夠趨吉避凶，這才是把非道的調整為合乎道，合乎道就是正。貞就是正道，貞，君子就是講究守住正道。諒是信，但是，特別在這裏講不諒，不必講信。這麼說呢？一個人在不能自主的這個情況之下，答應了人家。你既是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之下，被人逼迫，答應人家一樁事情，事後守住這個諾言，這叫信。孔子在這講，不必這樣。在被逼迫之下說的、自己承諾的言語，到後來不必守，這個諾言不必兌現，所以講貞而不諒。

貞而不諒，類似這個情況很多，孔夫子本人就是這樣。陽虎、也就是陽貨，在路上遇到了孔子說：你不出來作官，你平常抱負這個理想；現在這個時候你再不出來，你的理想落了空，有什麼用處，這是教訓的口味。孔子說：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很快就要出來作官，對於陽貨這種人，你不能當面跟他反抗。那時陽貨在魯國，在季氏家裏很掌權，資格也老。孔夫子對於這種人，只好表面上答應他，我出來作官；但是後來，孔夫子沒有。這就不必諒，不必守信。由這些事情，我們在現代這個世間，你遇見那些惡人，他要叫你答應他，替他辦一些事情。你當面跟他提出反對的意見，假如他不答應，馬上就有災難出來，只好勉強應付，自己才能脫困。這在現代，處在現代，我們要了解，在古時不像現在這個樣子。古時候，像孔夫子那個時候，是一種先承諾，然後可以不守承諾。知道事後不能夠實踐承諾的話，當時候承諾是權變的辦法。變，《易經》裏面就講，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。」佛法裏面講「行權」，釋迦牟尼佛在世間講的權教很多，權教講了幾十年，講了很多權教。到後來在靈山會上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才是開權顯實，所以就佛法來講，講權也很重要。不講權，一般人對於妙法，他接受不了，所以必須要講權。講道理、講學術

都要講權。就整體的教育來講，整體的辦事情來講，講權就是教人家得到真實的受用，權就是實。

但是有一個大前提，講權的時候，你就要有這個能力，教對方他能夠接受真實的道理，要有這個能力。比如說，禪宗過去講，對於這個人問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他說，狗子當然有佛性；另外一個人來問，狗子有沒有佛性？他說，狗子沒有佛性。答的是兩回事，兩個意思。但是，兩個意思是不同兩個人，這個禪師他就是行權。他行權，答應狗子有佛性，就教那個人明心見性，他能夠開悟。答復狗子沒有佛性，也就教另外的人明瞭，能夠明心見性。說法不同，到最後得真實的利益是相同的。有這種本領，他可以行權。在這裏講，有這種本領，他才能夠不諒，不講信用。雪廬老人又說，我們不要因為是孔子講這個話，古人有很多那些故事，說可以不必實踐諾言。不實踐諾言是個權法，可是我們要想一想，我們沒有行使權法的能力，我們教人家說，狗子有佛性。人家聽了，狗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既然都有佛性，狗不用脩行，它自然就是佛。我有這個佛性，我也不用學，我就是成佛。人家這樣一

講，你這個權說出去，害人的。你沒有本領解除他的誤解，你就害了人。再說，人家聽你說，狗子無佛性，好，無佛性，都沒有佛性，我們還要學佛幹甚麼？還要學道幹甚麼？這也害人，就阻止人家學道。你要說，狗子無佛性，避免人家誤解，狗子無佛性，因為它這個佛性，被惡業、造的惡業遮蔽起來了，等於是沒有佛性。喔，人家一聽才不會誤解，那就是說，狗它被那些惡業把佛性遮住了。我們人呢？我們人有佛性，用不出來，我們不能成為聖人、不能成為佛，等於沒有佛性。那我們現在趕快把那些惡業，把它破除掉，一方面隨緣消舊業，再更不造新殃。你要有本領把那個人輔導到這種正見上面，你才能夠行權。沒有這個能力的話，那些權變的話，固然不能夠對人家說，自己也不能夠這樣脩持。自己這樣脩持，那就走入邪道上去，走上外道。

所以研究這章經，雖然簡單的一句話，要特別小心。小心在那裏，我們在世間，自己脩行、勸人家脩行，特別的就是，你非得按照經典裏所講的話，正當當的自己拿來脩，也這樣正當的跟人家講，才沒有那些後來的流弊。

## ○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

現在看六百六十六頁，「事君」，古時候講，到朝廷裏面幫助國君辦政治，在言語上講事君，事君是事奉君主，實際上就是幫助君主來辦政治，就現代的意思來講，你就出來從事政治。現在無論是考試上來的公務員，或是競選出來辦政治的政務官，都叫作事君。「敬其事而後其食」，敬其事，就是先把國家的事情辦好。你自己是公務員，你不管是中央政府的公務員、地方政府的公務員，先把公務辦好。不必把心放在，我這公務員要拿多少薪水，心不放在這上面。先講究把公事辦好，「敬其事」。敬字，就按照政府裏辦公的，政府、各級政府辦公，那一位公務員他在什麼職位上，要辦那些事情，你就把你那個職位上應該辦的事情，敬其事。敬其事，就是辦得不錯的，就是這個事情辦起來實實在在的辦，辦好了，就叫敬其事。「而後其食」。敬其事，就現代來講，古時候也是這樣，你到朝廷裏面，在那個職位，國家都有一定的制度，就應該拿那一分的俸祿。現在你在政府裏是那一個職位，就有那一種的薪水。至於薪水多少，你不必計較。你心裏想的就是把事情辦好，這是



敬其事而後其食。所以雪廬老人講，古人他事君的時候，當天的事情都是在白天辦，沒有辦好，晚上睡覺都睡不著，睡不好覺。一定要想辦法，怎麼樣到明天再把它補救起來，然後才心安理得，這就是敬其事而後其食。這在今日之下，能夠這樣作的話，那真是難能可貴。公務員就是一個好的公務員，民意代表，民意代表既是老百姓把他選出來，他就是要替老百姓辦事，他就要敬事、敬其事。敬其事而後其食，不能說，在競選的時候，是講民主，選民是主人，自己是替主人服務的。當選之後，倒過來了，這個不行。

所以這章書，用在世間法，就是照前面這樣講法。用在脩道上面，怎麼呢？前面也講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。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不必考慮到自己生活問題，不必考慮俸祿的問題。一考慮俸祿這問題，心就在俸祿上面，這時候心就不在道上面。敬其事，心就在怎麼樣把這個心放在道上面，而後其食，自己的衣食問題，不是不要。比如說，我們在家人都要有一分正當職業，你在政府裏面當公務員也好，在民間作任何行業也好，都有事業。都有事業，心還是要放在道上面去，為什麼呢？怎

麼樣放在道上面呢？你作這個行業，你把這個行業，你在作的時候，你就想到，你種田，那些稻米、種的那些蔬菜、水果，你就考慮到，用農藥的時候，在採收的時候，一定要等到農藥消失掉了，你才採收。能夠像現在提倡生機的，那更好。不能夠這麼作的話，也要等到農藥消掉以後，你才採收，這個就是道心在那裏起作用。你作公務員，你辦這個事情，你想到這是替老百姓辦的，替老百姓辦的話，老百姓有的事情他知道，有的事情不知道，你就憑自己道心替老百姓辦事，把這公事辦好。公事辦好，這個事情辦到及格是六十分，辦到完全滿分是一百分。在六十分與一百分之間有差距的，能夠辦到一百分，恐怕一般人都辦不到。你不要把自己的壓力來壓自己，我一定要辦到一百分。你能夠到及格，到六十分，在今日之下來講，那就是最好的、標準的公務員了。等而下之，沒有六十分的，甚至於倒數的分數。倒數的分是什麼呢？他專門為機關首長私人辦事情，巴結私人機關首長，將來怎麼樣提拔他，這就是倒分數。一個公務員不走這條路，你正正當當的心裏想著，把規定的事情辦好。不要迎合機關首長，機關首長有的是個君子，有的不一定是君子。不是君子，那個機關首長，今日之下，你當個公務員也不容易。你當了公務員的話，

遇到好的君子首長，當然好，很幸運。遇到不好的、不是君子的機關首長，你要辭公務員，這也好像很難辦。你一辭掉之後，就找不到工作。在這個情況之下，你不迎合那個首長就好了。在不迎合他，自己憑良心來辦事，辦的事情都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。這個時候你想想，辦不到一百分，能夠得到六十分就不錯了。這個時候你心裏感覺得不會有壓力，就很輕鬆自在。為什麼呢？我辦的事情正是老百姓所須要的，甚至於老百姓他自己還不覺得須要，你是真心替他辦事的話，你也是心安理得。這是在脩道方面，敬其事而後其食，不在俸祿上來想，就在把自己應該辦的工作、辦的事情辦好。只要把事情辦得好了，從六十分到一百分之間，你都會心安理得，自己不會感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。就算是還沒有到達六十分，六十分以下的，這個事情很正確的，確實是對老百姓有好處，你也是能心安理得，你也還是在那裏順著道心來辦事情。

這一條，它一體萬用。在學校裏當老師，也是這樣。現在教育主管機關、家長，都要求老師一切順從學生。學生多生多世以來，在世間染上不好的那個習氣，與生

俱來的就是那個壞的習慣。現在這些教育專家們，都要求學校的老師來順從學生，那個他們講的，順學生的人性，順學生的受教權，維護學生學習的權利。他就不知道，一切順從學生，就是順從學生的壞習慣，不良的習慣。不良的習慣是什麼呢？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這都是不良的習慣。你是一個優良的老師，你就是要想辦法，用你的智慧。教育當局不准老師打學生、不准老師罵學生，好吧，這個不能不遵守，但是要用另外好的辦法。你要教學生，怎麼樣的順從自己的本性，順從自己、學習開發自己的本性，放棄不良的習慣。這個當然學生不願意，你用各種機會教育，讓他能夠接受。這就要靠老師的，現在作老師不容易，用你的智慧來感化他們。不然的話，有兩個方向，一個就是完全聽從教育專家們，聽他們的話，就放任你學生怎麼樣壞，我不管，你這個教師可以繼續作下去。再呢，老師就不幹了，這分職業我不想作了，我改變，我作別的事情，只有這兩個辦法了。不想這兩個辦法，那就是作個老師，你要想各種的，用你的智慧，要把學生教好。這樣作的話，你這個老師功德無量，你也是在脩道，聖人講的每一句話都是一體萬用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○子曰：有教無類。

請看六六六頁，教是教化人家，就是教育。在今日之下，你就是在學校裏面當老師。孔夫子那時教育沒有開放。那時候受教育的人是誰呢？天子、國君、卿大夫他們家裏的子弟，是貴族教育。一般平民要受教育，可不那麼容易。開平民教育的風氣就是孔夫子。講中國教育史，把貴族教育開放為平民教育，就是孔夫子，所以孔夫子是一個最偉大的教育家，他是萬世的師表。他在這裏說，「有教無類」。無類，是不分那一種種類的。你是國君的子弟也好，卿大夫的子弟也好，或平民的子弟。平民之中有富有之家，有貧窮之家。還有在品德方面來講，有品德好的家庭，有品德不好的、犯罪的那些家庭。他們的子弟來向孔夫子求學，孔夫子不問是那一類，都來教化他們，這叫有教無類。不論這個人，他是富貴是貧賤，也不問這個人是善人是惡人，不論那個種類，他都來教化他。善人，教他更善，惡人，教他把惡改掉。

所以在《上論》裏面，孔子自己說，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凡是束脩，自行束脩以上。束脩，這個脩是一條一條的乾肉片，乾肉條。帶了一束乾肉



條來拜見老師，向老師求學，這是第一次拜老師的見面禮，這是很輕微的禮，孔子就接受他，吾未嘗無誨焉，我就是來教育他。還有呢？束脩，脩是當整飭來講。束脩就是把自己身心，身體上面的衣冠整齊，心裏是恭恭敬敬的來拜見老師，這什麼禮物也沒有。孔子說，吾未嘗無誨焉，我也教化他，這叫作有教無類，這是孔子的教育，平民教育這種精神。

從這裏，我們也想到雪廬老人，按照儒家的禮，你要想跟一位善知識來求學的話。要跟過去的私塾一樣，你第一次拜見私塾老師，拜他為師，總是要帶一些拜見老師的禮物過去，這講禮是必然要具備的。至於這個禮有多少，在過去私塾的老師不講究，按照個人家庭能夠拿出多少，就算多少，一切不拘。我們雪公老師過去，凡是來拜他為老師的，這是儒家的，好像是一塊錢，好像是十塊錢，我記不得了。一塊錢，不論你家庭是富有還是貧困，一塊錢總拿得出來吧。限定這個數目，他就跟孔夫子一樣，有教無類。我們學了讀這一章書，我們要學雪廬老人、學孔夫子，這樣的教育，你才能成為真正的老師，才能把學生教得好。

## ○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

請看《論語講要》第六六七頁，謀這個字，根據皇侃的疏、皇侃的解釋，這個謀是謀事情，準備作什麼事情，先要計畫，這就是謀。這裏講，孔子說，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，一般講，學世間的學問，求出世間的學問，都要志同道合。總歸起來講，無論是在世間辦事，或者是替道場裏面，辦出世間脩道的這些事情，都要志同道合。志不同，道不合，兩者辦起來，一開始就不能合作，結果不會成功，這可想而知。這裏孔子講：道不同，包括世間一般人所講的這個道，一般人辦事有辦事之道，求學有求學之道，這個都可以包含在道裏面。但是不管怎麼樣的，只要提到這個道，就應該從好的方面來想。我們在世間，就是辦世間的事情，也要求其正道。正道是什麼呢？總是要替大眾來設想，不是完全替自己來謀求自己這個道。因此在講這個道的時候，比如我們要跟人家共同辦事情，道不同，就不能夠在一起共事。

拿現在講，一般都是為求自己的名利，講究自己的權利。我們要辦事的話，我們大概在這方面不能像一般人一樣，辦這樁事情，完全為自己的利益。如果是這樣

的話，那麼我們跟人家有什麼不同呢？所以，「道不同」，現在那些人，我們跟他合作辦事情，辦不好的。一辦就是你要跟他一起，還可以，假如跟他學那完了。不跟他學，他處處要把你所想的事情，把你轉移了。這個是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所以必得要志同道合，才能夠在一起合作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我們都是學道的人，無論在世間，我們都是在家，各人有一個工作，或者你有好的因緣，你在一個團體裏面是一個領導人。你要考慮，你下面的員工，你都要篩選。要是幫助一個老闆作事情，你也要選擇。在道場裏也是這樣，看看這個道場，它是不是正法的道場。正法的道場，我們就參加，一起共同的學習，共同脩行。不是正法的道場，這就要選擇了。這一章注重自己脩道，古人講，要「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」，這一章可以拿這句話來參考的研究。

## ○子曰：辭，達而已矣。

請看六六七頁，「辭」，包括說話、寫文章、注解經書，這都是用辭。這個辭，孔子講，能夠把意思表達出來就好。除了表達意思以外，再加其他很多多餘的話，那都不必要。對這個辭，達，我們學道的人，跟人家談話，都是引人家學道。最低限度，要互相以學著作人之道，絕對不能夠像現在人，談起話來就是引導人在名利上，在這個上頭來談論，作為談論的話題。再等而下之，所談說的，不過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談論這些事情。這個不必舉例子，我們各位可以每天看看傳播媒體裏面，那些傳播的，實在發生的事情，那天沒有殺人。不但殺人，父子之間、兄弟之間、夫婦之間，社會上更不必說了，很多，互相殺害的，太多了。事情發生以後，傳播媒體再給它傳播、評論，講的這些事情。偷盜，包括貪污，那天沒有，那個事情不必說。就算評論的人，也舉出那些事情來，一再的傳播，那都是不必要的。所以在這裏講，辭，不要引人家薰染罪惡的那些事情。所謂薰染是什麼呢？我們眼看外面那些事實，再聽人家來評論，用新聞媒體把它報導出來，又一次薰染。一薰染

以後，就收到我們這個心裏面去了，變成是我們心中的一個種子了。然後遇到適當的緣分，就自己表演出來了，你看這個多麼可怕。所以在這裏講，辭，要引導人家學好，引導人家學道，這種辭。就是這種辭來講，孔子說，達而已矣，能夠把好的意思表達出來就可以了。再多，言多必失，那不必要。

這一條，我們今日之下，大可以學習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在場的各位，說話當然都知道這個辭達就可以了。可是現代的人，你把現代人寫的文章，聽現代人講話，那可不是只是達而已，那個都是太麻煩了。一句話，三五個字就可以表達了，他一定要說上好幾句。好幾句話與這個本體還沒有關係，多得很。孔子這裏講，辭，達而已矣，我們現在自己不說話則已，不寫文章則已，一說話、一寫文章，你不要受現代人的那些言辭，不要受他們的影響。

○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：階也。及席。子曰：席也。皆坐。子告之曰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，與師言之道與。子曰：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

請看六百六十八頁，「師冕」，冕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，就是《論語集解》，孔安國注說，「師，樂人」，是音樂家。「盲者」，他的眼睛瞎了，看不見。「名冕」，名字叫冕。皇侃根據孔安國的注，加以疏，就是解釋孔安國的注解。他說，師冕是魯國的樂師。「見」，是來見孔子。為什麼這個樂人是盲人呢？古時候學音樂，他要專心的學，就把自己的眼睛，把它弄瞎了。眼睛弄瞎了，完全用耳來練習音樂，免得分心，所以他是個盲人。魯國的這個盲人樂師，來拜訪孔夫子，來見孔夫子。「及階」，到了進屋子前，屋子下面的階梯，要上階梯了。孔子出來接他，你看孔子聖人，他對一個樂師來的時候，他要到外面來，下了臺階來接他。及階，這個盲人及階，到了階梯下面，「子曰：階也。」孔子告訴盲人樂師，這要上階梯了。「及席」，上了階梯，到了房屋裏面。大家要坐下來，盲人到座位前面，要坐下來時候，「子



曰：席也。」這個席，古時候是席地而坐，席子是長方形的，一張席子可以坐四個人，也有時一張席子只坐一個人，看什麼時候用，這席子是鋪在地上的。到了席，要坐席的時候，孔子說，席也，告訴他，及席，要坐在席子上面，席位上。「皆坐」，大家都坐好了、坐定了，「子告之曰」，孔子又告訴那個樂師，「某在斯，某在斯」，某人坐在那裏，某人坐在那裏。在場的當然都是孔夫子的學生很多，還有別人。他就告訴，某某人坐在那裏，一個一個的介紹。目的就是讓樂師知道，因為他的眼睛看不見，讓他了解，那些人在場，他在說話的時候有所顧忌。怎麼有所顧忌呢？最普遍的，古時候，父母的名號，別人不能直呼其名。比如說，曾子他父親的名字，曾子自己也不能稱父親的名字。曾子的朋友或別人，更不能稱呼曾子父親的名字。子路也是這樣，他自己不能叫父母的名字，人家也不能叫他父母的名字。如果人家叫他父母的名字，就犯了忌諱了。所以孔子在這裏，把在場的人一個一個介紹，避免有這些忌諱的，讓這個樂師了解。所以，某在斯，某在斯，斯就是坐在那裏。

「師冕出」，訪問談話完了，向孔夫子辭別、出去了。當然孔夫子也送客，送

出去了。然後「子張問曰」，子張就問孔夫子，「與師言之道與」，方才夫子跟樂師這些言語，這是跟樂師說話的說話之道嗎？是應該這麼說的嗎？「子曰：然」，孔子說，是，你問的，是這樣的。跟樂師，他是個盲者，應該這樣說。然後接著就講，「固相師之道也」，除了答復子張之問，與師言，應該這樣的說話。另外，他就說了，相師之道，相是幫助，幫助眼睛看不見的樂師。固，應該如此，固是當本來，本來就應當這麼幫助他。

這一章記載出來，記載孔夫子他對於一個盲人，這樣小心的來幫助他。相師之道，《皇侃疏》，相是導，指導、引導他。對於盲人，這裏是講樂師。由這裏我們引申出來，我們在世間不但遇見盲人，我們要這樣幫住他。對於其他一切身體有殘缺的人，我們都要這樣的來幫助他。這是發揮仁慈之心，人人都有這種仁慈之心，這是中國文化，這世間處處叫人家感覺溫馨。叫人感覺溫馨不是言語說出來的，是要用行為表現出來的。孔夫子在這一章，教我們學著如何處處來幫助人家，特別對身體上有殘缺，他需要人家幫助，我們要發揮這種同情心、仁慈之心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

## 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**論語講要講記【衛靈公第十五】**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○九三二七○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○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論語講要講記：下論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縣花

壇鄉：雪明講習堂, 2012.08-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88660-3-4 (第5冊：平裝).

1. 論語 2. 研究考訂

121.227

101014887